明世法錄 十三之四

昌平坂學問所

漢書門
類 二二二八 號
九〇 函
二 架
五九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二二二八 號
五九及 冊
二九五 函
一六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228
冊數	59	(11)
函號	295	56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皇明世法錄卷之十三

史官 陳仁錫 謹閱

聖武

元末壬辰夏六月丙申朔濠城自元兵軍士多死傷

上乃歸鄉里募兵得七百餘人以還郭子興喜以上爲鎮撫是時彭早住趙均用二人馭下無道所部多暴横

上觀其所爲恐禍及已乃以七百人屬他將而獨與徐達等二十四人南去略定遠中途遇疾復還半

淺草文庫

月疾始閒、戶外有杖策、嘆嘖而過者、
上問故、左右告曰、定遠張家堡有民兵、號驢牌寨者、孤軍乏食、且無所屬、欲來降、猶豫未決、主帥將遣人招之、念無可行者、故惋恨耳、
上矍然曰、此機不可失也、卽强起詣子興請行、子興吝曰、吾固知非爾不能辦此、然爾疾方愈、奈何、
上曰、此豈高枕養病時耶、今失機不圖、將爲他人所得、子興曰、須人幾何、
上曰、人多則彼疑、十人足矣、乃選騎士費聚等二人步卒九人從行、至定遠界、
上病者再、越六月、至寶公河、隔水望其營、營中見
上至、勒兵以待、步卒懼、欲走還、
上謂曰、彼衆我寡、走將安之、且彼縱騎以躡我後、必不能免、汝等且勿恐、但隨我入其營、觀其從違、頃之、營中遣二將出逆、舉手大呼曰、來者爲何、
上遣人荅曰、自濠來與主帥議事、二將歸告其帥、復出曰、請下馬、
上下馬、以久病步行甚艱、前阻水、費聚見彼疑慮有他、欲代
上渡水而往、

上曰今與君至此禍福共之豈可代耶乃同往既至其帥出逆曰公遠來郭公必有所命

上曰郭公與足下有舊聞足下軍艱食他敵欲來攻特遣吾相報能相從即與俱往否則移兵避之其帥許諾請留物為信

上解所佩香囊與之彼以牛脯為獻謂

上曰請帥從者先還俟諸軍趣裝即詣軍門

上將還慮其不誠留聚伺之後三日聚還告曰事不諧矣彼且欲他往

上即率兵三百人復抵其營謂之曰汝為人所凌怨尚未復令從我而北恐不能釋憾於彼我助汝兵可以報之帥且諾且疑然設備甚至

上觀其情狀非可以言諭謀以計取之適里人有勇力者在行

上謂曰吾欲用爾能乎曰惟命是聽乃密告以計使往誘其帥來會潛約我衆俟其至則聚而觀之既聚復開如是者三即於衆中縛之既而其帥至衆如約遂縛之令壯士五十人擁之以行其營中不知也行十餘里乃遣人喻其營中曰爾帥已往觀營地可移軍來就於是營中兵皆出即焚其營壘

初得二萬之兵卽加訓練所謂善將將也

悉驅其衆以還得壯士二千人後七日率之而東夜襲元知院老張于橫澗山黎明入營老張棄軍遁去降其民兵男女七萬得精壯二萬悉加訓練

上諭之曰爾衆初非不多一旦爲吾所有何也蓋將無紀律士不素練故爾今練習爾等者欲令知紀律也宜共戮力以建功業衆皆羅拜曰惟公所命於是率之南略滁陽道遇定遠人李善長來謁

上與語悅之留置幕下俾掌書記語之曰方今群雄並爭非有智者不可與謀議吾觀群雄中持案牘及謀事者多毀左右將士將士弗得効其能以至於敗其羽翼旣去主者安得獨存故亦相繼而亡汝宜鑒其失務協諸將以成功毋效彼所爲也善長頓首謝曰謹受命遂與俱攻滁陽下之未踰月彭早住趙均用遣人邀

上將兵守泗盱

上以二人麤暴淺謀不可與共事辭弗往未幾二人自相吞併戰士多死早住亦亡惟均用專兵柄狠戾益甚子興勢孤

上聞而憂之遣人說均用曰方今海內淆亂正收攬英雄之日公昔窘於元兵奔濠城約與郭公共守

以抗元兵。郭公開門延納。推誠相待。既不見疑。又屈己以事公。郭公之德。於公甚大。公乃不思報。反聽左右之言。欲先圖之。是自剪其羽翼。失豪傑心。且吾聞之。有德不酬是謂悖德。有恩不報是謂孤恩。悖德孤恩。丈夫不爲。又况人心難以逆料。郭公雖或可圖。其部屬猶衆。萬一事有不然。公亦豈能獨安。莫若善待之。使各守其所。唇齒相依。計之上也。不然。唇亡齒寒。吾竊爲公不取。時均用聞。

上入滁州。兵勢甚盛。心頗恐。待子興稍以禮。

上又使人賂其左右以解之。子興乃得免。遂將其所部萬人至滁州。閱

上所將兵三萬餘。號令嚴明。軍容整肅。乃大悅。居再閱月。子興惑于讒。意始疑。

上悉奪左右任事者。又欲拔李善長置麾下。善長弗肯行。涕泣訴于

上。上曰。主帥之命。弗可違也。善長終不肯去。久之。弗復召。乃止。自是四方征討總兵之權。

上皆不得與。

上雖見疏遠而事子興愈恭。未嘗有怨言。既而元兵圍滁。有任其者。忌

上功，譖於子興云：
上每戰不力。子興頗信之。今與任某俱出城接戰，任
出城未十步，卽被矢走還。
上獨直前奮擊，衆皆披靡。
上遂還，了無所傷。子興乃愧歎。又嘗與三百人出城，
顧聞鵓鴿聲飛，矢墮空中，心異之，遽還。俄而元兵
驟至，無所獲而去。
上每遇敵，智勇奮出，身先士卒，故所向克捷。凡軍中
有所得，
上皆無取，輒令分給麾下他將。有所獲，輒以獻子興。

子興以
上無所獻，頗不悅，故讒言得以間之。
孝慈皇后知其意，後將士有獻者，后悉以遺子興
妻張氏。張氏喜。后又和順以事之，繇是疑釁漸
釋。

甲午冬十月，元將脫脫攻高郵，分兵圍六合。六
合遣使求救。其使者與

上有故，中夜至。
上聞之，卽起，隔門與語，請諸子興，開門納之。子興與
帥有隙，怒不發兵。使者訴其情甚急。

上謂子興曰六合受圍無救必斃六合既斃次將及
滁豈可以小憾而棄大事子興聞
上言意少解欲遣他將率兵以行時元兵號百萬諸
將畏之莫敢往皆託以禱神弗吉爲辭子興乃召
上將兵往亦令禱於神
上曰事之可否當斷之于心何必禱也於是率師東
之六合與耿再成守瓦梁壘元兵攻之急每日暮
攻壘垂隤復去之明旦復完壘與戰如是數四
上以計紿之乃斂兵入舍備糗糧遣婦女倚門戟手
大罵元兵相視錯愕環向不敢逼遂列隊而出牛
畜婦女居前丁壯翼之徐引而去元兵不敢近遂
還滁州既而元兵大至欲攻滁
上乃設伏澗側令再成佯走誘之度澗伏發皆下馬
走城中鼓譟而出元兵大敗獲其馬甚衆是時雖
勝然元兵尚强恐益兵來攻
上謀欵其師乃具牛酒歛所獲馬遣父老送還令告
其帥曰城主老病不任行謹遣犒軍城中皆良民
所以結聚備他盜耳將軍以兵欲屠戮之民固畏
死非得已也將軍幸撫存之惟軍需是供今高郵
巨寇未滅非併力不可柰何舍寇分兵攻良民乎

其帥信之。謂其衆曰。非良民。豈肯還。馬即日解去。
繇是滁城得完
乙未春正月戊午朔。滁師乏糧。諸府謀所向。子
興言計多失。
上數諫之。子興不聽
上鬱鬱因致疾。一日遣人召
上議出師。
上以疾辭。召至再三。乃力疾往。遂命定計。
上曰。困守孤城誠非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
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子興曰。何如。
上曰。向攻民寨時。得民兵號二。其文曰。廬州路義兵。
今擬製三千。選勇敢士椎髻左衽青衣腹背懸之。
佯爲彼兵。以四槖駝載賞物。驅而行。使人聲言廬
州兵。送使者入和陽。賞賚將士。和陽兵見之。必納
無疑。因以絳衣兵萬人繼其後。約相距十餘里。俟
青衣兵薄城。舉火爲應。絳衣兵即鼓行而趨。取之
必矣。子興曰。善。於是命張天佑將青衣兵。趙繼祖
爲使者前行。耿再成將絳衣兵繼後。戊寅。天佑等
至陡陽關。和陽人聞廬州義兵至。父老以牛酒出
迎。會日午。天佑從他道就食。遂誤前約。再成候之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過期不見擧火、意天佑必已進據、率衆直抵城下、城中人始覺有兵、元平章也先帖木兒急閉城門、以飛橋縋兵出戰、再成戰不利、中矢走、衆皆潰、元兵追三十里、至千秋壩會日暮、收兵還、天佑等始至、適與元兵遇、急擊之、追至和州小西門城上、抽橋急、我軍奪其橋而登、彼軍爭橋、總管湯和遽以刀斷其索。天佑等登城大呼、衣服相亂、遇擧火輒滅之。城北門舊用木柵、元兵在城外者不得入、乃燒門欲入、天佑等復以石塞其門、遂據其城也、先帖木兒倉卒無措、乘夜遁去、再成兵既敗、其衆奔

歸、報子興、言天祐等皆陷沒、子興大驚、謂
上失計、俄又報元兵且至、遣使來招降、子興益恐、召
上與謀、時兵皆出、城中守備單弱、
上令合滁三門兵于南門、使塡塞街市、呼使者入、叱其膝行、以見子興、子興與喩之、多失辭、衆欲殺使者、
上謂子興曰、兵出城虛。若殺其使。彼將謂我怯。殺之以滅口。是速其來也。不如縱之歸。揚以大言。彼必畏憚。不敢進。子興從
上言、縱之往、明日元兵果遁去、子興不知天祐等已
振和州命

上率兵二千往收敗兵。仍覘取和陽。至中途。再成敗
兵聞
上來皆復集。得千餘人。合所將三千人。南越陡陽關
命諸軍皆息。期初昏。人燃十炬為疑兵
上率鎮撫徐達。參謀李善長。及驍勇數十人。徑進。暮
至和陽。始知天祐等已破城據之。使人呼天祐。天
祐等至。左右舉火
上免冑示之。遂入。明月撫定城中。初天祐等雖據城
懼不能守。欲收子女財物歸滁州。及
上至。人心始安。乃與諸將為城守計。既而元兵來攻
自城西門踰隍。轉攻城北門。
上命開門擊之。元兵阻隍大敗走。遣人報子興。子興
遂命
上總守和陽。
上雖承子興命。而與諸將未同公署。因思受命總兵
當位諸將上。然諸將子興舊部曲。皆比肩之人。而
年又長。一旦居其上。恐衆心不悅。乃客令悉徹去
聽事公座。惟以木榻置于中。俟旦會以觀衆情。及
五鼓。諸將皆先入。
上獨後至。時坐尚右。諸將悉就坐。惟虛左末一席。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上即就坐不爲異遇公事至諸將但坐視如木偶人
不能可否獨
上剖決如流咸得其宜衆心稍屈服時和陽城未甓
上與諸將會議分甓之計城廣袤爲十分限以丈尺
尅日完之諸將玩爲故常越三日與諸將閱城惟
上所分者已畢工諸將多未就
上乃作色置座南向出子與檄置於上呼諸將於前
謂之曰總兵主帥命也非我擅專且總兵大事不
可無約束今甓城皆不如約事何繇濟自今違令
者即以軍法從事諸將惶恐皆曰唯繇是不敢有

異言
初諸將破城暴横多殺人城中人民夫婦不相保
上偶出見一小兒立門外問曰爾何爲兒曰候我父
曰爾父安在曰在官養馬問其母曰亦在官門下
與父不敢相顧但以兄妹相呼我不敢入故竊候
之
上爲之惻然即召諸將謂曰此諸軍自滁來多擄人
妻女使民夫婦離散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凡軍中
所得婦女當悉還之明日聚城中男子及所掠婦
女於州治前至則令婦女居内男子列門外兩傍

縱婦女相繼出。令之曰。果夫婦。相認而去。非夫婦
無妄識、於是夫婦皆相攜而往。室家得完。人民大
悅。
是時濠城舊帥孫德崖等乏糧。率所部就食和州
四境。德崖因求入城、假居數月。
上慮其有他欲不許。彼衆我寡。力不能拒。不得已。許
之。適有譏
上於子興者、子興怒、即自滁來。欲督過、
上聞其將至、謂衆曰、公旦不即來、必夜至。至則語我
躬迎之、既而果夜至、會守門者亦與
上有隙。故不以報、先迎子興至館、始來言、
上亟往見子興、子興怒、不言、久之、已而言曰、汝爲誰
上稱名以對、子興曰、汝罪何逃、
上曰、誠有罪、然家事緩急皆可理、外事當速謀、子興
曰、何謂外事、
上曰。孫德崖在此、昔公困辱濠梁、某實破其家以出
公。今相見、寧無宿憾、此爲可憂、子興遂默然、德崖
聞子興至、心不自安、明旦五鼓、遣人告
上曰。若翁來、吾將他往、
上大驚、疑必有變、急報子興、備之、因往見德崖、曰何

去之速。德崖曰。若翁難與共處。故去。
上察其辭色無他。因謂之曰。今兩軍合處城中。而一軍盡起。恐下人有不諧者。公當留後。令軍先發。德崖許諾。軍既發。有餞其去者。邀
上與俱。因出城行二十里。忽城中走報子與德崖兩軍相鬬多死者。
上亟呼耿炳文吳禎策騎而還。德崖軍先發在道者。聞城中有變。又見
上馳還。卽來追。
上躍馬疾馳。追者弗能及。頃之遇彼軍。皆抽刃扼道

上倉猝無兵器。遂單騎入其軍中。軍中多故人。一人直前忿曰。城中殺害我軍士。汝寧不預謀。
上曰。吾以送友出城。城中爭鬬。何繇知之。衆弗聽。亟持
上馬銜擁而行。
上曰。爾衆我寡。何用如是。
夏五月丁亥朔壬寅
上帥舟師攻元將蠻子海牙于峪溪口。敵舟高大。不利進退。廖永安等操舟如飛。左右奮擊。大敗其衆。遂與諸將定渡江之計。諸將咸欲直趨金陵。

上曰取金陵必自釆石始釆石南北喉襟得釆石金陵可圖也

六月乙卯朔

上率徐達馮國用邵榮陽和李善長常遇春鄧愈耿君用毛廣廖永安各引舟師渡江將出江口會日暮忽軍後數十里黑雲蔽天雷電風雨大至舟遂止丙辰黎明將渡雲分兩道右緜西南左緜東北俱覆牛渚磯時西北風順舳艫齊發軍士皆讙躍

上與永安舉帆前行永安請所向

上曰釆石大鎮其備必固牛渚磯前臨大江彼難爲備禦今往攻之其勢必克乃引帆向牛渚磯風力稍勁頃刻及岸守者驚駭出兵來拒

上麾甲士以進敵不支即走常遇春奮戈先登諸軍鼓勇繼之釆石鎮兵驚潰遂拔之緣江諸壘望風迎附諸將以和陽饑乏見糧畜各欲資取而歸

上察諸軍無進取意乃謂徐達等曰今舉軍渡江幸而克捷當乘勝徑取太平若聽諸軍取財物以歸再舉必難江東非我有大事去矣因令悉斷舟纜推置急流中舟皆順流東下諸軍大驚問故

上曰成大事者不規小利此去太平甚近舍此不取

將奚爲。於是諸軍皆聽命。乃令軍中皆食。食已。即
率衆自觀渡向太平橋。直趨城下。元平章完者不
花萬户萬鈞達魯花赤普里罕忽里閉城拒守。
上縱兵急攻。遂拔之。完者不花。與僉事張旭等棄城
走。執其萬戶納哈出太平路。總管靳義。出東門。赴
水死。

上聞之曰。義士也。具棺斂瘞之。耆儒李習陶安等率
父老出城迎
上。安見
上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
矣。
上之發釆石也。先令李善長爲戒戢軍士榜。比入城。
即張之。及拔城。士卒欲剽掠。見榜揭通衢。皆愕然
不敢動。有一卒違令。即斬以徇。城中肅然。富民陳
廸獻金帛。即以分給諸將士

丙申春三月辛巳朔辛卯
上既定金陵。欲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能禁戢士卒
爲民患。明日召諸將。數以嘗縱士卒之過。欲寘之
法。李善長懇救乃免。於是命徐達將兵以往。戒之
曰。吾自起兵。未嘗妄殺。今汝等將兵往。當體吾心。

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諸將皆頓首曰。謹受命。

丙申。徐達湯和張德麟廖永安等進兵攻鎮江。丁酉克之。苗軍元帥完者圖出走。守將段武平章定定戰歿。達等自仁和門入號令嚴肅城中宴然民不知有兵

辛巳張士誠誘我斥堠以舟師攻鎮江。統軍元帥徐達等禦之。敗其軍于龍潭。

上聞。使諭徐達曰。張士誠起于負販。譎詐多端。今來寇鎮江。是其交已變。當速出軍攻毘陵。先機進取沮其詐謀。於是達帥師攻常州。進薄其壘。且遣使來告。賊已窘迫。請益師以破之。

上復遣兵三萬往助之

戊戌冬十月丙寅朔甲戌徐達邵榮克宜興。先是達榮攻宜興久不下。

上遣使謂達等曰。宜興城小而堅猝未易拔。聞其城東通太湖口。張士誠餉道所繇出。若以兵斷其餉道。彼軍食內乏。城必破矣。達等乃分兵絕太湖口。而併力急攻城。遂拔之。

元參知政事石抹宜孫守處州。聞大軍克徽州。進

攻婺城與參謀胡深章溢議爲守備造獅子戰車數百輛以其弟石抹厚孫守婺繼令深等將車師爲援自率衆萬餘出縉雲以應之深至松溪聞

上至觀望不敢進

上謂諸將曰婺倚石抹宜孫故未肯即下聞彼以車載兵來援此豈知變者松溪山多路狹車不可行令以精兵遏之其勢必破援兵既破則城中絕望可不勞而下之翌日命僉院胡大海養子德濟誘其兵於梅花門外縱擊大敗之擒其前鋒元帥季彌章并獲其所製鷟馬器仗深等遁去

己亥夏六月壬戌朔己巳

上至建康僉院俞通海率兵攻趙普勝不克而還諸將患之

上曰普勝雖勇而寡謀友諒挾主以令衆上下之間心懷疑貳用計以離之一夫之力耳時普勝有門客頗通術數常爲普勝畫策普勝尊爲謀主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間之又置書與客故誤達普勝普勝果疑客客懼不能安遂來歸於是厚待客客喜過望傾吐其實盡得普勝平日所爲乃重以金幣資客潛往說友諒所親以間普勝普勝不之覺

見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悻悻有德色友諒銜是
忌之
庚子夏五月丁亥朔陳友諒兵冦池州徐達等擊
敗之先是友諒既殺趙普勝即有窺池州之意
上察知之乃遣僉院常遇春往池州與徐達共禦之
仍謂達遇春曰友諒兵旦暮且至爾當以五千人
守城遣萬人伏九華山下俟彼兵臨城城上揚旗
鳴鼓發伏兵往絕其後破之必矣至是友諒兵果
至其來甚銳直造城下城上揚旗鳴鼓伏兵悉起
緣山而出循江而下絕其歸路城中出兵夾擊大
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三千餘人常遇春欲盡殺
之謂徐達曰此皆勍敵也不殺將爲後患若以上
聞
上必不殺達不從遂以聞
上諭使者曰亟還諭諸將今戰爭方始不可縱殺以
絕人望三千精銳宜釋之使爲後用及使者返遇
春已殺之止存三百人
上聞之不懌命悉放還
閏五月丙辰朔庚申陳友諒既僭號乃潛遣人約
張士誠來侵建康群議皆欲先復太平以牽制之

上曰不可太平吾新築壘濠塹深固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破乃以巨艦乘城遂爲所陷今彼既居上流順勢來寇舟師十倍於我猝難敵也或勸

上自將擊之

上曰此亦不可敵知我出以偏師綴之我欲與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順流直趨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亟回非一日不至縱能得達百里趨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吾有一計足以破之於是召指揮康茂才諭之曰有事命汝能之乎茂才曰惟所命

上曰陳友諒欲來爲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與友諒有舊且佯欲爲叛遣人致書約其來當爲內應彼必從茂才曰諾吾家有老閽者嘗事友諒頗信之且忠謹不泄具書令賫以往則必達彼來無疑將行以所謀問李善長善長曰方以寇來爲憂何爲更誘致之也

上曰此策不可失失今不爲久則患深使二虜相合吾何以支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矣遂遣閽者持書乘小舸徑至友諒軍友諒見閽者即呼問曰爾何爲來閽者曰康相公令我來友諒曰康公何言閽者出書進之友諒觀畢甚喜問閽者曰康公何

在曰見守江東橋又問江東橋何如曰木橋也乃
與酒食遣還謂曰歸語康公吾卽至至則呼老康
爲號閽者諾歸具以告
上曰虜落吾彀中矣乃命李善長撤江東橋易以鐵
石通宵治之及旦而橋成適有富民自友諒軍逸
歸言友諒問新河口道路又令於新河口跨水築
虎口城以兵守之命馮國勝常遇春率帳前五翼
軍三萬人伏於石灰山側徐達軍于南門外楊璟
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外
上總大軍於盧龍山令持幟者偃黃幟於山之左偃
赤幟於山之右戒曰寇至則擧赤幟擧黃幟則伏
兵皆起各嚴師以待乙丑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
大勝港璟整兵禦之時水路狹隘僅容三舟入港
友諒以舟不得竝進遽引退出大江徑以舟衝江
東橋見橋皆鐵石乃驚疑連呼老康無應之
者始知閽者之謬已卽與其弟號五王者率舟千
餘向龍灣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其勢甚銳時暑酷
熱
上衣紫茸甲張蓋督兵見士卒流汗命去蓋衆欲戰
上曰天將雨衆軍且就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雲衆

莫之信忽雲起東北須臾雨大注赤幟舉
上下令拔柵諸軍競前拔柵友諒麾其軍來爭戰方合適雨止命發鼓鼓震黃幟舉馮國勝常遇春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師並集內外合擊友諒軍披靡不能支遂大敗潰兵走趨舟值潮退舟膠淺卒不能動殺溺死者無算俘其卒二萬餘人其將張志雄梁鉉俞國與劉世衍等皆降獲巨艦名混江龍塞斷江撞倒山江海鰲者百餘艘及戰舸數百友諒乘別舸脫走○於其所乘舟臥席下得茂材所遺書

上笑曰彼愚至此誠可嗤也張志雄者故趙普勝部將善戰號長張嘗怨友諒殺普勝故龍灣之戰無鬬志及降言於
上曰友諒之東下盡併安慶兵以從今之降卒皆安慶之兵友諒既敗走安慶無守禦者
上乃遣徐達馮國勝張德勝等將兵追逐友諒又命元帥余某等將兵取安慶德勝追及友諒于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又與大戰德勝死之國勝以五翼軍蹴之友諒與其將張定邊出阜旗軍號黑旋風者迎戰又敗之友諒晝夜不得息遂收餘兵

棄太平。遁去。達率舟師。追至池州而還。余元帥遂
進取安慶。守之。
辛丑秋八月巳卯朔庚寅
上親率舟師伐陳友諒。先是朱文忠送李明道至建
康。
上問陳氏如何。明道具言友諒自弑徐壽輝。將士皆
離心。且政令不一。擅權者多。驍勇之將。如趙普勝
者。又忌而殺之。雖有衆。不足用也。及安慶之陷。
上遂決意伐之。召諸將諭之曰。陳友諒賊殺徐壽輝。
僭稱大號。天理人情所不容。乃不度德量力。肆騁
兇暴。侵我太平。犯我建康。既自取禍敗。不知悔悟。
今又以兵陷安慶。觀其所爲。不滅不已。爾等各厲
士卒以從。徐達進曰。師直爲壯。今我直而彼曲焉
有不克。劉基亦言於
上曰。昨觀天象。金星在前。火星在後。此師勝之兆。願
主公順天應人。早行弔伐。
上曰。吾亦夜觀天象。正如爾言。至是遂率徐達常遇
春等。各將舟師發龍灣。
上御龍驤巨艦。建大旗於前。署曰弔民伐罪。納順招
降。諸軍乘風遡流而上。有烏數萬夾

上艦而飛又有蛇自西北浮江趨蟠于舵視其狀甚異明日至釆石泊牛渚磯復有龜蛇於急流中旋繞舵後竟日衆喜以爲有神物之相時友諒江上斥堠望風奔遁戊戌至安慶敵固守不戰

上以陸兵疑之敵兵動乃命廖永安張志雄以舟師擊其水寨破敵舟八十餘艘獲戰船二十有七遂克安慶長驅至小孤山友諒守將傅友德及丁普郎迎降壬寅師次湖口遇友諒舟出江偵邏

上命遇春擊之敵舟退走乘勝追至江州友諒親率兵督戰

上分舟爲兩翼夾擊友諒又大破之獲其舟百餘艘友諒窮蹙夜半挈妻子棄城走武昌癸卯我師入江州獲馬二千餘疋糧數十萬

上復遣徐達進兵追之

癸卯秋七月戊辰朔癸酉陳友諒圍洪都

上自將救之時徐達常遇春等亦自廬州還

上於是召諸將諭之曰陳友諒搆兵不已復圍洪都彼累敗不悟是天奪其魄而促之亡也吾當親往爾諸將其各整舟楫率士馬以從是日會師禡纛於龍江舟師凡二十萬俱發右丞徐達叅知政事

常遇春帳前親軍指揮使馮國勝同知樞密院事
廖永忠俞通海等皆從舟過新河口有大魚二鱗
鬣異常出没波浪中夾
上舟泝流直過小孤山衆以爲龍云壬午風覆馮國
勝舟
上以其不利遣還建康癸未師次湖口先遣指揮戴
德以一軍屯於涇江口復以一軍屯南湖嘴以遏
友諒歸師又遣人調信州兵守武陽渡以防其奔
逸丙戌陳友諒圍洪都至是凡八十有五日聞
上至即解圍東出鄱陽湖以迎我師

上師諸軍繇松門入鄱陽諭諸將曰兩軍相鬬勇者
勝陳友諒久圍洪都今聞我師至而退兵迎戰其
勢必死鬬諸公當盡力有進無退剪滅此虜正在
今日諸將受命皆自奮丁亥遂與友諒師遇於康
郎山友諒列巨舟以當我師
上見之謂諸將曰彼巨舟首尾接連不利進退可破
也乃分舟師爲十一隊火器弓弩以次而列戒諸
將近寇舟先發火器次發弓弩及其舟則短兵擊
之戊子命徐達常遇春廖永忠等進兵薄戰達身
先諸將擊敗其前軍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舟而還

軍威大振。俞通海復乘風發火炮。焚寇舟二十餘艘。彼軍殺溺者甚衆。我指揮韓成元帥宋貴陳兆先等亦戰死。徐達等搏戰不已。火延及達舟。敵遂乘之。達撲火更戰。

上急遣舟援達。達力戰。敵乃退。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欲犯

上舟。舟適膠淺。我軍格鬬。定邊不能近。遇春從旁射中定邊。定邊舟始却。通海來援。舟驟進。水湧

上舟遂脫。永忠隨以飛舸追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死傷。既而遇春舟以膠淺。

上麾兵救之。俄有敗舟順流而下。觸遇春舟。舟亦脫。會日暮。諸軍欲退。

上御樓船。鳴鉦集諸將申明約束。諭以死生利害。諸將咸舉手加額。以死自誓。是日命徐達還守建康。

己丑旦。

上命鳴角。舟師畢集。乃親布陣。復與友諒戰。諸將奮擊敵舟。敵不能當。殺溺死者無算。院判張志雄所乘舟檣折。為敵所覺。以數舟攢兵鉤刺之。志雄窘迫自刎。丁普郎余昶陳弼徐公輔。皆戰死。普郎身被十餘創。首脫。猶執兵。若戰狀。植立舟中不仆。敵

水戰須知
爇人舟火
器互敵而
後可以取
勝奈何寔
寔决事

兵舟艦相連至晡東北風起。
上命以七舟載荻葦置火藥其中。束艸爲人。飾以甲胄。各持兵戟。若鬬敵者。令敢死士操之。備走舸于後將迫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須臾抵敵舟。其水寨舟數百艘。悉被燔。烟焰漲天。湖水盡赤。死者大半。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畧等皆焚死。我師乘之。又斬首二千餘級。友仁者。即所謂五王也。眇一目有智數梟勇善戰至是死。友諒爲之喪氣普畧即新開陳也。明日
上復諭諸將曰。友諒戰敗氣沮。亡在旦夕。今當併力蹙之。於是諸將益自奮是時
上所乘舟檣白。已爲友諒所覺欲併力來攻
上知之夜令諸船盡白其檣旦視莫能辨敵益驚駭辛卯復聯舟大戰敵兵巨艦難於運轉我舟環攻之。殺其卒殆盡。而操舟者猶不知。尚呼號搖艣如故。已而焚其舟皆死。俞通海廖永忠張興祖趙庸等以六舟深入搏擊敵聯大艦極力拒戰。我師望六舟無所見意謂已陷沒有頃六舟旋繞敵舟而出。我師見之勇氣愈倍。合戰益力。呼聲動天地波濤起立日爲之晦自辰至午敵兵大敗棄旗鼓器

仗浮蔽湖面友諒遂奪氣張定邊自以戰不利欲挾友諒退保鞋山為我師所扼不得出乃歛舟自守不敢更戰通海等還

上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公之力也是日移舟泊柴棚去敵船五里許數遣人往挑戰敵不敢應諸將議欲退師少休士卒

上曰兩軍相持我若先退彼必以為怯而來追非計也必先移舟出湖乃可無失時水路陿隘舟不得並進恐為敵所乘至夜令船置一燈相隨渡淺比明已盡渡矣乃泊于左蠡友諒遂亦移舟出泊渚磯相持者三日友諒左右二金吾將軍率所部來降先是友諒數戰不利咨謀於下其右金吾將軍曰今戰不勝出湖實難莫若焚舟登陸直趨湖南謀為再舉其左金吾將軍曰今雖不利而我師衆多尚堪一戰若能僇力勝負未可知何至自焚以示弱萬一舍舟登陸彼以步騎躡我後進不及前退失所據一敗塗地豈能再舉耶友諒猶預不决至是戰多喪敗乃曰右金吾之言是也左金吾將軍聞之懼及禍遂以其衆降右金吾見其降亦率所部來降友諒失此二將自是兵力益衰

友諒所用之人如此可概也

上既駐師左蠡，移書友諒曰：方今取天下之勢，同討夷狄，以安中國，是爲上策。結怨中國，而後夷狄，是爲無策。曩者公犯池州，吾不以爲嫌，生還俘虜，將欲與公爲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俟天命，此吾之本心也。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爲仇，我是以破公江州，遂蹂蘄黃漢沔之地，因舉龍興十一郡，奄爲我有。今又不悔，復起兵端，既困于洪都，兩敗于康山，殺其弟姪，殘其兵將，損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之所致也。公乘尾大不掉之舟，頓兵弊甲，與吾相持，以公平日之强暴，正當親決一戰，何徐徐隨後，若聽吾指揮者，無乃非丈夫乎。公早决之。友諒得書怒，留使者不遣，猶建金字旗，周廻巡寨，令獲我戰士，皆殺之。

上聞之，命悉出所俘友諒軍，視有傷者，賜藥療之，皆遣還，下令曰：但獲彼軍，皆勿殺，又令祭其弟侄及將之戰歿者。我師遂出湖口，命遇春、永忠諸將統舟師橫截湖面，邀其歸路，又令一軍立柵于岸，控湖口者旬有五日。友諒不敢出，復移書與之曰：昨兵船對泊渚磯，嘗遣使齎記事往，不覩使回，公度量何淺淺哉。大丈夫謀天下，何有深仇，夫辛卯以

來。天下豪傑。紛然並起。遞來中原英雄與問罪之師。挾天子。令諸侯。於是淫虐之徒。一掃而亡。公之湘陰劉亦懼而往。此公腹心人也。部下將自此往矣。江淮英雄。惟存吾與公耳。何乃自相吞併。公今戰亡。弟姪首將。又何怨焉。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縱力驅殘兵。來死城下。不可再得也。設使公僥倖逃還。亦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寇。却帝名而待眞主。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忿恚不能答。

上與博士夏煜等日艸檄賦詩意氣彌壯乃遣裨將率兵攻蘄州及興國克之獲其海舟十餘艘友諒住湖中既久。食盡。遣舟五百艘。掠其糧于都昌。都督朱文正。復使舍人陳方亮潛往燔其舟。友諒糧絕勢益困。八月丁酉朔壬戌。陳友諒勢愈窮蹙。進退失據。欲奔還武昌。乃率樓船百餘艘。趨南湖嘴。爲我軍所遏。遂欲突出湖口。

上麾諸將邀擊之。我舟與敵舟聯比。隨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戰不已。至涇江口。涇江之師復擊之。張鐵冠大笑賀

上曰。友諒死矣。

上笑曰。無妄言。復戲鐵冠曰。縛汝於水濱以俟。乃遣

樂人具牲酒往祭友諒以覘其死生且曰如其生往者必返若不返其死必矣已而往者俱被殺未幾有降卒來奔言友諒在別舸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諸軍聞之大呼喜躍殺敵益奮敵衆大潰於是擒其太子善兒平章姚天祥等明日友諒平章陳榮參政曾某樞密使李才小舍命王副樞賈僉院及指揮以下悉以其樓船軍馬來降得士卒五萬餘人惟太尉張定邊及楊丞相韓副樞乘夜以小舟竊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徑走武昌遣師追之不及

壬申

上至建康告廟飲至論功行賞賜常遇春廖永忠田將士金帛有差因與諸將論鄱陽之戰諸將請曰自古水戰必得天時地利乃爲可勝若周瑜之破曹操因風水之便乃能勝之陳友諒兵據鄱陽先處上流而待我是得地利矣況我勞而彼佚今勝之誠未喻也

上曰汝不聞古人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陳友諒兵雖衆强人各一心上下猜疑矧用兵連年數敗而無功不能養威俟時今日適勞於東

明日又馳鶩於西。失衆心也。夫兵貴時動。動則威。威則勝。我以時動之師。威不震之虜。將士一心。人百其勇。如鷙鳥搏擊。巢卵俱覆。此所以爲吾破也。諸將皆歎服。

冬十二月丙申朔戊午

上閱武雞籠山。還坐西苑。召指揮華雲龍等諭之曰。今日所閱騎士。汝能知其數否。對曰不知。上曰。陣勢或圓或方。或縱或橫。斂合布散。倏往忽來。使人莫測。善用兵者以少爲衆。以弱爲强。逸己而勞人。伐謀而制勝。運乎陰陽。行乎鬼神。雖有勇者。莫能施其力。智者莫能用其謀。斯爲妙矣。大抵兩敵相對。在審其强弱。識其多寡。以正應。以奇變。奇正之用。合宜。應變之方。弗失。百戰百勝之道也。汝等其識之。

甲辰春二月乙未朔

上以諸將圍武昌。久不下。親往視師。至武昌。督兵攻城。先是友諒子陳理。太尉張定邊。見事急。潛遣卒夜繇觀音閣縋城走岳州。告其丞相張必先。使入援。至是。必先引兵至。去城二十里。軍于洪山。

上命常遇春率銳卒五十乘其衆未集擊之。敵兵大

敗。遂擒必先。必先驍勇善戰。人號爲潑漲。城中倚以爲重。至是縛至城下。示之曰。汝所恃者潑漲。今已爲我擒。尚何恃而不降耶。必先亦呼定邊謂之曰。吾已至此。知事不濟矣。兄宜自圖。速降爲善。定邊氣索不能言。武昌城東南有高冠山。下瞰城中。

上問諸將。誰能奪此。傅友德請行。遂率數百人一鼓奪之。城中益喪氣。後數日。

上乃遣友諒舊臣羅復仁入城諭陳理及張定邊等曰。理若來。當不失富貴。復仁因請曰。

主上推好生之仁。惠此一方。使陳氏之孤。得保首領而臣不食言。臣雖死不憾矣。

上曰。吾兵力非不足。所以久駐此者。欲待其自歸。免傷生靈耳。汝行。不汝誤。復仁至城下號哭。理驚召之入。復相持痛哭。哭止。問故。復仁諭以

上意。詞旨懇切。理與定邊等遂請降。

已巳句容縣儒士戎簡見。

上因與語及陳氏之事。簡曰。

主上向者敗陳氏于九江。其衆既潰。何不乘勝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費力亦多矣。

上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無完卵乎。況事有緩

帝王之師出于萬全任刑中尤萬分慈慎

急。兵有權宜。當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以蹴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乘勝急追。彼必死鬬。殺傷必多。吾故縱之。遣偏師綴其後。恐其奔逸。料彼創殘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復敢戰。我以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師不傷。二者生靈獲全。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簡大悅服。他日。

上與諸將論用兵方略。因謂諸將曰。汝等非不善戰。然臨事決機。智或不足。宜親近儒者。取古人之書。聽其議論。以資智識。前日我簡所言。吾雖非之。然當時將較亦有勸我邀之下流。而以全師壓之。武昌將衆。可以獲全。軍中皆以爲奇謀。不知簡亦能言之。然皆非吾意也。汝等當思之。勿以吾不用簡言。而遂輕儒者。

壬戌立部伍法。初

上招徠降附。凡將較至者。皆仍其舊官。而名稱不同。至是下令曰。爲國當先正名。今諸將有稱樞密平章元帥總管萬戶者。名不稱實。甚無謂。其覈諸將所部有兵五千者爲指揮。滿千者爲千戶。百人爲百戶。五十人爲總旗。十人爲小旗。甲令既下。部伍嚴明。名實相副。衆皆悅服。以爲良法。

夏五月甲子朔丙寅

上諭諸將曰。汝等所統軍士。雖有衆寡不同。要必皆識之。知其才能勇怯何如。緩急用之。如手足相衛。羽翼相蔽。必無喪失。若但知其名數。不識其能否。猝臨戰陣。何以應敵。且人家有童僕。亦須知其能否。矧爲將帥而不知士卒。可乎。夫能知人。則勇者効力。而智者効謀。鮮有不盡心者。苟一槩視之。則勇者退後。而智者韜策矣。汝等其識之

乙巳春正月庚申朔丁酉

上將經理淮甸。親閱試將士。命鎮撫居明率軍士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勇敢士。賞銀有差。且偏給酒饌勞之。仍賜傷者醫藥。因諭之曰。刃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溺。弓馬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吾故擇汝等練之。今汝等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爵賞富貴。惟有功者得之。顧謂起居注詹同等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陣。近聞軍中募兵。多冗濫者。吾特爲試之。冀得精銳。庶幾有用也。

練士至於傷者醫藥何患臨敵不盡力

庚寅

上嘗與徐達常遇春論襄漢形勢。謂曰。安陸襄陽跨

連荊蜀。乃南北之襟喉。英雄所必爭之地。今置不取。將貽後憂。況沔陽新附。城中人民。多陳氏舊卒。壤地相鄰。易於扇動。譬之樹木。安陸襄陽為枝。沔陽為榦。榦若有損。枝葉亦何有焉。今宜增兵守沔陽。而出師取安陸襄陽。庶幾不失其宜。

夏五月戊午朔乙亥。平章常遇春攻安陸克之。先是

上命遇春往取安陸及襄陽。復調江西行省右丞鄧愈為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領兵繼其後。使人謂愈曰。今遣遇春取安陸襄陽。汝當以兵繼之。凡得州郡。汝宜駐兵以撫降附。近聞王保保集兵汝寧。彼之所為。如築堤壅水。惟恐滲漏。汝之往也。能愛軍恤民。則仁聲義聞。被于遠近。人心之歸。猶水走下。正如穿穴其堤。使所聚之水洩漏。用力少而成功多。若襄陽未下。則令遇春分兵。半集沔陽。半集景陵。汝居湖廣。使聲援相應。以遏寇之奔軼。愈奉命遂行。至是遇春攻安陸。其守將僉院任亮出拒戰。遇春擊敗亮。執之。遂克其城。以沔陽衛指揮吳復守之。

秋九月丙辰朔。夏主明玉珍。遣其參政江儼來通

好。

上遣使都事孫養浩往報。遺書曰。曩者元政既隳。天下駆兵者蜂起。往往毒痛生靈。未有能奉天道。拯民于塗炭者也。當是時。徐氏以昏儒見殺。陳友諒竊據荊襄。乃肆其强暴。犯我疆場。自取顛隕。又何足言。昔者曹操虎踞中原。假漢之名。以號令諸侯。孫權撫有江東。劉備又據巴蜀。三國鼎峙。而操務併吞。今日伐蜀。明日攻吳。雖夢寐未嘗忘也。吳蜀既不能合從以拒曹操。又屢啓釁端。自相吞噬。遂使操乘隙于中原。而吳蜀有唇亡齒寒之患。思其所爲。豈不失計之甚哉。今之英雄據吳蜀之地者。果欲與中國抗衡。延國祚而保社稷。惟合從爲上謀。足下處西蜀。予居江左。蓋有類昔之吳蜀矣。方天下之變。中國士馬精强。民庶繁衍者。汴洛齊魯三晉爲然。今皆在豪傑之手。自彭城以南。嵩汝以東。兩淮之閒。三分人民。予已得其二。足下之兵雖出於頼之東南。漢沔湖湘之地。然而陳友諒握其權綱。足下因有所見。以偏師入蜀。度其兵有三分之一。茲既全有西蜀。乃古今人物强盛之所。寧不壯哉。然西有李喜喜等兵侵擾殺掠。爲虐亦甚。其

覓放西蜀之着

生民不知存者能幾。近者王保保以鐵騎勁兵。據有齊魯。根培洛陽。招賢納士。練將養兵。實處中國。其志非小。設使其奸雄如操。謀有荀彧。將有張遼之輩。足下與予。豈得高枕無憂乎。當今之勢。予與足下實相表裏。將欲國祚之安。備中原之患。可不以昔之吳蜀爲鑒耶。使至辱厚意。故以書往報。惟足下籌之。

冬十月乙酉朔戊戌

上以張士誠屢犯疆埸。欲舉兵征之。下令曰。王者征伐應天順人。所以平禍亂而安生民也。張士誠假元之命。叛服不常。天將假手于我。是用行師以致天討。况士誠啓釁多端。襲我安豐。寇我諸全。連兵構禍。罪不可逭。今命大軍致討。止於罪首。在彼軍民。無恐無畏。毋妄逃竄。毋廢農業。已勅大將軍約束官軍。毋致虜掠。違者以軍律治罪。布告中外。體予至懷。

閏十月乙卯朔。江陰水寨守將康茂才。報張士誠以舟師四百艘。出大江。次范蔡港。別以小舟。於江中孤山往來。出没無常。疑有他謀。請爲之備。

上即日遣使諭徐達曰。近得康茂才報張士誠以舟

天時人事地利無不經宸算武經皆不及也

師往來江中。吾度此寇。非有攻江陰直趨上流之計。不過設詐疑我。使我陸寨之兵。還備水寨。我兵既分。彼將棄我水軍。疾趨陸寨。擣吾之虛。此寇一計也。爾宜備之。又聞常遇春出海安七十餘里擊寇。寇兵不過萬人。此非抗我大軍之勢。葢欲誘遇春深入。使我軍去泰州既遠。彼必潛師以趨海安。或趨泰州。令我大軍勢分。首尾衡決。不及救援。此又寇一計也。兵法致人而不致于人。爾宜審慮。使至卽令遇春駐師海安。愼守新城。坐以待寇。彼若遠來趨敵。吾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泰興以南。並江寇舟。亦宜設法備之。又占候此月二十九日堅壁勿輕出。若彼來攻。則宜速戰。及十一月初十日十一日皆愼毋出兵。至十二日十三日乃可以用師。已未

上復遣使諭徐達曰。寇兵初駐范蔡港。吾度其有詐。今觀望猶豫。不敢卽泝上流。其爲詐益明。然寇計不過欲分我勢。非有決機攻戰之謀。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大軍勿輕動。此寇徘徊江上。自老其師。乘其怠慢。此月必克泰州。泰州既克。江北瓦解。寇不戰自潰。但宜謹備之耳。是日

上親至江陰康茂才水寨又以手書諭達等曰初予聞爾等與寇相距甚邇爲是馳至此恐有緩急相爲策應及至乃知不然今遣陳經歷去汝有所言即疾馳來報予駐師以待

十一月甲申朔辛卯左相國徐達進兵攻高郵

上聞之恐達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乃遣使即軍中命同知馮國勝帥所部節制高郵諸軍俾達還軍泰州圖取淮安濠泗諭達曰爲將之道貴於持重進師攻取宜加審察近聞提兵遠出深入重地此甚不可也若常平章獨提偏師備寇江上既有緩急誰復爲之應援者宜還師泰州兼總馮國勝所部留兵萬五千人以取未下州郡爾居中節制見可而進協和諸將一乃心力以成大勛毋或輕動以失事機

丙午春正月癸未朔庚辰

上以張士誠將徐義自海道入淮援高郵又聞王保保欲南攻兩淮復遣使諭徐達曰張士誠繇高郵嘯聚以有吳越高郵葢其巢穴也大軍攻之彼必來救今聞徐達兵已入海來援王保保亦將兵南來吾料王保保馬步必假道天長徐義舟師或繇

射陽湖或出瓠子角或出寶應以趨高郵二兵苟合不可不備通州有張士誠從子火眼張乃疑兵必不敢出然軍之勝敗在主將賢否王保保雖擁重兵然千里遠來其勢必敝徐義狠愎自用軍無紀律以我節制之師當之可以必勝爾但秣馬厲兵謹俟其至已而王保保知有備竟不至

三月癸未朔庚寅

上遣使諭徐達令自泰州進兵取高郵與化及淮安且諭之曰聞冦兵在高郵者不滿五千淮安兵僅六千與化民自守宜令常遇春還軍海安壩巡畧四境別遣將以兵三千守海安通州鹽塲諸處亦宜慎守汝於揚州泰州二軍分取二萬直擣高郵令別將取淮安與化敵見吾兵攻淮安深入重地必來乘我若不攻海安與常遇春求戰必將攻掠鎮江此須令遇春知之凡軍馬除攻高郵及取淮安與化餘悉以付遇春使得有以備之吾料其勢如此爾等又當臨機處置毋執一也

甲申徐達援高郵先是達援宜與令馮國勝統兵圍高郵張士誠將余同僉詐遣人來降約推女墻爲應國勝信之夜遣康泰率兵千人踰城而入皆

爲所殺。

上聞之怒責國勝既而達自安興還兹督兵攻之至是遂拔其城戮余同僉等俘其官將一千三十七人士卒一千一百七十五人馬三百七十三匹民一千三百九十七戸糧八千石

上命以所俘將士悉遣戍沔陽辰州仍給衣糧有妻子者賜夏布人五疋無者半之時俘至將士家屬多失實

上既命分別發遣乃遣人諭徐達等曰昨令副使馮國勝往軍前命爾等將城中老弱婦女悉發遣勿令失所此發到將較婦女多非夫婦及詢其婦人之夫多已沒於高郵見在將較其妻亦有在我高郵將士之所爾既失於約束戢士卒又不分別一槩發遣何也已遣馮副使即軍中搜問凡將佐及總兵之從者有虜人婦女皆以軍法治之

夏四月壬子朔戊午徐達率兵取興化先是

上命達圖泰州興化海安通州高郵山川地形要害以進覽之見瓠子角爲興化要地寇兵所出之路令達以兵絕其隘達如旨進兵至是遂取興化淮地悉平

上於高郵士卒無察至此大將軍仁人也且爾不免況其他乎故曰兵凶事也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神武不殺其我高皇帝乎

甲子遣使諭徐達曰。聞元將竹貞領馬步兵萬餘自柳灘渡入安豐。其部將漕運。自陳州而南給其餽餉。我廬州俞平章見駐師東正陽。修城守禦。宜令遣兵巡邏。絕其糧道。安豐糧旣不給。而竹貞遠來之軍。野無所掠。與我軍相持。師老力疲爾宜選劉平章薛叅政部下騎卒五百。并廬州之兵。速與之戰。一鼓可克之。不然事機一失。爲我後患。達聞命。卽統率馬步舟師三萬餘取安豐

癸酉

上遣使諭左相國徐達曰。比聞王保保欲侵徐州。令將軍攻安豐。吾料以大軍蹴之。必有餘力。可分精銳。急趨徐州。爲陸叅政應援。彼不知吾有備。輕來侵犯。破之必矣。仍察其軍勢虛實以聞。比使者至。達已克安豐。卽分兵趨徐。旣而王保保兵至徐。果大敗而去。

秋七月辛巳朔

上遣使以書諭擴廓帖木兒曰。曩者尹煥章來。隨遣汪河報禮。至今不還。予思閣下之意。當此之時。孛羅提精兵往雲內。與京師寄邇。其勢必先挾天子。閣下恐在其號令中。故力與之競。若歸使者必泄

其謀故留而不遣。閣下豈不知春秋戰國豪傑之主。平居則講信修睦。朝聘以時。如季札至魯請觀周樂。韓起來聘。因知周禮。未聞有拘留之典也。有事則遠交近攻。合從連衡。以恤鄰國。以保宗社。至於觀兵約戰。使命往來。猶恐後期相悞。亦未聞有拘留者。古人誠知相待如此。惟春秋有鄭告絕於楚。楚人執良霄。漢累伐匈奴。匈奴拘蘇武。此夷狄報怨之淺見。豈意閣下反效之。予亦不以此介意。予嘗言齊有十二山河。桓公因之以九合諸侯。秦有百二山河。周漢據之以統天下。三晉表裏山河。

晉文以之世主霸業。幽燕北有居庸。南阻三關。天下都會。此四要之地。閣下兼得而跨有之。當留意於此。閣下自以智高勢大。傲然不荅。亦不復留心於此。方且千里褁粮。遠爭江淮之利。是閣下棄我舊好而生新釁也。兵勢既分。未免力弱。是以孛羅雖歿。餘孽跳梁於西北。鳳翔鹿臺之兵。合黨而東出。俞寶拒戰于樂安。王仁逃歸於東齊。幽燕無腹心之託。若加以南面之兵。四面竝起。當如之何。此皆中原將士。來歸者所說。豈不詳於使臣復命之辭。閣下拘使臣。果何益哉。意者閣下不過欲挾天

子令諸侯。以效魏武能使公孫康擒袁尚以服遼東。使馬超疑韓遂以定關中。皇后太子如在掌握中。方能僞定中原。閣下自度能垂紳搢笏。決此數事。恐皆出魏武下矣。且古之爲國者。不獨君能斷於上。臣亦善謀於下。漢王在成皐。待楚使以艸具。待亞父之使以太牢。從陳平之計也。禮雖有厚薄。未嘗敢拘留也。拘留之意。雖出閣下所主。亦可見謀臣又出陳平之下矣。事皆如是。魏武之業。豈得成哉。尚能幡然改轍。續我舊好。還我使臣。救災恤患。各保疆宇。則地利猶可守。後

患猶可緩。爲閣下利。豈淺淺哉。如或不然。我則整舟楫。乘春水之便。命襄陽之師。經唐鄧之郊。北趨嵩汝。以安陸沔陽之兵。掠德安向信息。使豐安濠泗之將。自陳汝擣汴梁。徐邳之軍取濟寧。淮安之軍約王信海道舟師。會俞寶同入山東。加以張李及天保奴腹心之疾。此時閣下之境。必至土崩瓦解。是拘使者之計。不足爲利。而反足以爲害矣。惟閣下與衆君子同謀之。毋徒獨斷以遺後悔。

丁未

上以淮東諸郡既平。遂議討張士誠。召中書省及大

李公之言不識時務長淮皆已有之此豈仕手時哉

謀定後戰

都督府臣謂曰張士誠據姑蘇數侵擾吾近地爲吾境內之寇不可不討諸公其熟計之右相國李善長對曰張士誠宜討久矣然以臣愚觀之其勢雖屢屈而兵力未衰土沃民富又多儲積恐難猝拔宜俟隙而動

上曰彼昏淫益甚生釁不已今不除之終爲後患且彼疆域日蹙長淮東北之地皆爲吾有吾以勝師臨之何憂不拔况彼敗形已露何待觀隙徐達進曰張氏驕橫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驕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徒擁兵衆爲富貴之娛耳其居中用事者黃蔡葉三叅軍輩迂闊書生不知大計臣奉

主上威德率精鋭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

上喜顧達曰諸人局於所見獨爾合吾意事必濟矣於是命諸將簡閱士卒擇日啓行

八月庚戌朔辛亥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爲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爲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

上御戟門集將佐諭之曰古人立大功於天地間者必因其時以行其志如伊尹佐湯以伐桀呂望佐武王以翦商皆得其時而志在于天下蒼生也自

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稱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亂雄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吾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觀二人所爲其志豈在于民不過貪富貴聚淵藪刼奪冦攘而已友諒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强力數侵吾之疆場賴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命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虜掠毋妄殺戮毋發丘壠毋毀廬舍聞張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凌軍士凡爲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恤之大抵克敵者必以成功爲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爲務卿等勉之諸將皆再拜受命遂爲戒約軍中事命人給一紙既而

上御西苑復召達遇春諭之曰今師行苟張氏全城歸命不勞吾師吾必全之若用師城破之日生其將士撫其人民無妄殺戮有可用者即選用之達等既受命將發

上問諸將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逐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當直擣姑蘇姑

蘇既破。其餘諸郡可不勞而下矣。
上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騏潘元明等皆強梗之徒。相為手足。士誠苟至窮蹙。天騏輩懼俱斃。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騏出湖州。元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羽翼既披。然後移兵姑蘇。取之必矣。遇春猶執前議。
上作色曰。攻湖州失利。吾自任之。若先攻姑蘇而失利。吾不汝貸也。遇春不復敢言。
上乃屏左右謂達遇春曰。吾欲遣熊天瑞從行。俾為

藏于密其神武可及也哉

吾反間也。天瑞之降。非其本意。心常怏怏。適來之謀。戒諸將勿令天瑞知之。但云直擣姑蘇。天瑞知之。必叛從張氏。以輸此言。如此。則墮吾計矣。
癸丑大將軍徐達等率諸軍發龍江。辛酉師至太湖。己巳常遇春擊敗張士誠兵于湖州港口。擒其將尹義陳旺。遂次洞庭山。
上聞之喜曰。勝可必矣。癸酉進至湖州之毗山。又擊敗士誠將石清汪梅。擒之。張士信駐軍湖上。不敢戰而退。指揮熊天瑞叛降于士誠
己未命朱文忠帥師攻杭州。

上諭之曰徐達等取姑蘇張士誠必集兵以拒今命爾攻杭州是掣制之也我師或衝其東或擊其西使疲於應戰其中必有自潰者爾往宜慎方畧

乙巳周文貴復攻掠辰州諸郡

上聞之遣人諭楊璟張彬等曰湖南地接溪洞賊人恃險負固叛服不常宜多設方畧以取之薄其山寨絶其樵採糧道彼烏合之徒志在擄掠既無所得勢必潰散乘機剿捕無遺後患其有脅從者則開釋之收復郡縣留兵鎮守以綏遠人於是璟等遂分兵進討

吳元年春正月戊寅朔乙卯

上聞傅友德敗元兵於陵子村謂大都督府臣曰近陵子村之捷葢擴廓帖木兒遊兵彼故以此餌我使吾將驕兵惰掩吾不備古人之戒正在於此不可不知善戰者知彼知已察於未形故不出廟堂折衝千里可語安豐六安臨濠徐邳守將嚴爲之備常如敵至則無患矣

甲戌大將軍徐達遣人自軍中來請事

上敕勞之曰古者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爲輔佐成周伐罪鷹揚奮興炎漢仗義群策畢舉所以

克集大勳。肇基隆祚者也。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乎天性。然且沉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遏絕亂略。消弭群慝。建無前之功。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今尅期來。所請事悉欲稟命而行。此賢臣事君之道。吾甚嘉之。但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識慮周詳。不肯造次有違。誠社稷之慶。邦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御。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從宜行之。

夏五月丙子朔甲申。諸將言陳友定竊據閩中。擅作威福。宜乘勢取之。若因循日久。使得自固。則難為力矣。

上曰。吾固知之。然方致力姑蘇。而張氏降卒新附。未可輕舉。且陳友定據閩已久。積糧負險。以逸待勞。若我師深入。主客勢殊。萬一不利。進退兩難。兵法貴知己知彼。用力不分。此萬全之策。吾前已計之審矣。徐而取之。未晚也。

秋七月乙亥朔戊寅

上諭諸將曰。兵以戢亂。非為亂也。若假兵以逞志。仁者所不為。曩者元季兵興。群雄角逐。恃威憑陵者。非止一人。其間有以貨財而貪戾者。有以聲色而

淫暴者。有因仇讐而報復者。有因忿怒而加誅者。提兵奮旅。求快意于一時。而不知傷人害物。有不勝其荼毒。朕往往行師之際。必申嚴號令。以戢貪暴。汝等從事征討。宜體此意。若曹彬曹翰之事。可爲勸戒矣。吾嘗以此諭徐達。爲將之道。雖務威嚴要之以仁愛爲本。達能聽吾言。攻城下邑。不肆殺戮。可謂善將矣。汝等其勉效之。

九月甲戌朔命叅政朱亮祖。帥浙江衢州金華等衛馬步舟師。討方國珍。

上曰。方國珍魚鹽負販。呰窳偷生。觀望從違。志懷首鼠。今出師討之。勢當必克。彼無長策。惟有泛海遁耳。三州之民。疲困已甚。城下之日。毋殺一人。於是亮祖頓首受命而行。

皇明世法錄卷之十三　終

皇明世法錄卷之十四

史臣　陳仁錫　謹閲

聖武

戊子

上御戟門閲試將士。因諭千戸趙宗等曰。軍士行伍不可不整。進退不可無節。雖屯營廬舍。亦必部伍嚴整。遇有調發。易於呼召。不致失次。自今居營者。必以總旗爲首。小旗次之。軍人又次之。列屋而居。凡有出征。雖婦女在家。亦得互相保愛。臨陣之時。亦如前法。居則步伍不亂。行則進退有節。加之將

此可爲九邊式

有智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復簡閱騎士弓弩。各
爲部分。諭之曰。汝等知弓力乎。其力但能至百步。
百步之外。又加五步焉。不能入矣。故善射者。求中
於百步之內。則弓無敗折之患。馭馬亦然。其力能
至百里。百里之外。加十里焉。則馬力疲矣。故善馭
馬者。常使其力有餘而不盡。則馬無蹶傷之失。况
攻戰之際。馬功居多。平原曠野。馳騁上下。無不從
志。克敵追奔。所向無前。皆在馬力。若不善於調養。
使其力乏。則臨陣之際。必致敗事。無以成功矣。因
下令將士。不得私乘戰馬。及載他物。違令者罪之。

冬十月甲辰朔庚申
上將命諸將北伐。謂信國公徐達等曰。自元失其政。
君昏臣悖。兵戈四興。民墜塗炭。予與諸公。仗義而
起。初爲保身之謀。冀有奠安生民者出。豈意大難
不解。爲衆所附。乃率衆渡江。與群雄相角。遂平
陳友諒。滅張士誠。閩廣之地。將以次而定。尚念中
原擾攘。人民離散。山東則有王宣父子。狗偷鼠竊。
反側不常。河南則有王保保。名雖尊元。實則跋扈。
擅爵專賦。上疑下叛。關隴則有李思齊張思道。彼
此猜忌。勢不兩立。且與王保保互相嫌隙。元之將

鄂國此謀即先取姑蘇之計若夫撤山東之屏藩斷河南之羽翼則猶然攻湖州宸算也

亡。其機在此。今欲命諸公北伐。計將何如。鄂國公常遇春對曰。今南方已定。兵力有餘。直搗元都。以我百戰之師。敵彼久逸之卒。挺竿而可以勝也。都城既克。有破竹之勢。乘勝長驅。餘可建瓴而下矣。

上曰。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如卿言。懸師深入。不能即破。頓於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徹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卷而下。諸將皆曰善。

上顧謂信國公徐達曰。兵法以廟算勝者。得算多也。卿其識之。

甲子命中書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為征虜大將軍。中書平章掌軍國重事。鄂國公常遇春。為征虜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繇淮入河。北取中原。又命中書平章胡廷瑞。為征南將軍。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輝。為副將軍。率安吉寧國南昌袁贛滁和無為等衛軍。繇江西取福建。以湖廣參政戴德隨征。湖廣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率武昌荊州

益陽常德潭岳衡澧等衛軍取廣西。
上召諸將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鬬。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軍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遇春纔遇數騎挑戰。即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足稱數。尚據城指揮。遇春爲大將。顧與小較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臨大敵。遇春須領前鋒。或敵勢强。則遇春與參將馮宗異。分爲左右翼。各將精銳以擊之。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皆勇冠諸軍。可各領一軍。使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畧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勵群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諭達曰。閫外之事。汝實任之。茲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山東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師行之際。須嚴部伍。明分數。一衆心。審進退之機。適通變之宜。使戰必勝。攻必取。我虛而彼實。則避之。我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任勢

者强。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嘗與諸
豪傑並驅。觀其取敗者。未有不繇威不立而勢輕
也。汝其愼之。諭友德曰。此行汝當努力。昔漢高祖
與項羽爭衡。彭越宣力於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
汝其勉之。諭廷瑞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
年。忠實無過。故命汝總兵往取福建。何文輝爲爾
之副。湖廣參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
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
吾昔微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統御無法。心竊鄙之。
及後握兵柄。所領一軍。皆新附之士。一日驅之野
戰。有二人犯令。即斬以徇。衆皆股栗。莫敢違吾節
度。人能立志。何事不可爲。聞汝往年嘗攻閩中。必
深知其地里險易。今總大軍進討。凡攻圍城邑。必
擇便利可否。爲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大功。全賴
於汝。文輝初爲
上養子。賜姓朱氏。至是復何姓。是日
上親祭上下神祇於北門之七里山。祝曰。元君無道。
天下兵興。豪傑割據角逐。無治民之方。而有損民
之患。予甚憫之。自帥師渡江以來。撫定江東豫章。
各處山寨。亦就殄除。遂平陳友諒。滅張士誠。今則

東連滄海。西抵峽口。南有湖湘。北有兩淮。兼跨中原。民人雖未獲享治安之樂。然揆十年之前。此地之內。稱帝者三。稱王者二。及諸豪傑深溝高壘。掊歛殘虐。則今日之民。已無向者之苦。料其事體。終歸于一。近因姑蘇班師。諸軍日集金陵。皆言中原廣西福建。擾攘未已。民有倒懸之急。予畏天命。必當拯救。今命諸將分道率師征討。未知上天之心奚鑒。山川之神奚助。是以兵行不敢不告。祝畢。

上復召諸將士諭之曰。今命爾諸將各率所部以定中原。汝等師行。非必畧地攻城而已。要在削平禍亂。以安生民。凡遇敵則戰。若所經之處及城下之日。勿妄殺人。勿奪民財。勿燬民居。勿廢農具。勿殺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間或有遺棄孤幼在營。父母親戚來求者。即還之。此陰隲美事。好共爲之。復諭璟等曰。南方之地。皆入版圖。惟淮北山東。尚未寧一。兩廣八閩。尚未歸附。已命丞相徐達平章常遇春等。北定中原。平章胡廷瑞等。分道南征。以取八閩。俟八閩既定。就以其師航海趨廣東。故命爾等率荊襄之衆。進取廣西。兩軍合勢。何征不克。何堅不摧。爾其務靖亂止暴。撫綏順附。使遠人畏服。懋

建乃勛。毋替予命。諸將皆頓首受命。各引兵發。

十一月癸酉朔庚寅遣使諭大將軍徐達等曰。聞將軍已下沂州。未知勒兵何向。如向益都。當遣精銳將士。於黃河扼衝要。斷其援兵。使彼外不得進。內無所望。我軍勢重力專。可以必克。若未下益都。即宜進取濟寧濟南。二城既下。益都山東。勢窮力竭。如囊中之物。可不攻而自下矣。然兵難遙度。隨機應變。尤在將軍。時金火二星。會於丑分。望後火逐金。過齊魯之分。占曰宜大展兵威。故有是諭。

十二月癸卯朔丁未

降將不可
倪降胡鄖
此布之所
深慮也

上遣使諭征虜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曰。將軍統率將士。鼓行而東。下齊魯數十城。求之於古。雖韓信功能。不過是也。然事機合變之際。不可不慮。今山東諸將。雖皆款附。而未嘗遣一人至此。若留諸降將。布列舊地。所謂養虎遺患也。昔漢光武命馮異平三輔營堡。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處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古人之慮患遠矣。將軍其思之。

戊申宋廸使山東還言于

上曰。都督同知張興祖。所下山東諸郡。得士馬萬計。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與祖能推誠待人、於其降將有可用者、即使領其
舊兵、俱與進取、
上曰。此非良策。聞與祖麾下降將。至有領馬軍千騎
者。若一旦臨敵。勢不足以相加。因而生變。何以制
之。乃命廸仍往諭與祖。今後得一降將。及官吏儒
生才有可用者。悉送以來。勿自留也。

辛亥

上遣人諭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曰。聞將軍已
下齊魯諸郡。中外皆慶。予獨謂勝而能戒者。可以
常勝。安而能警者。可以常安。戒者雖勝若始戰。警
者雖安若履危。夫屢勝之兵易驕。久勞之師易潰。
能慮于敗。乃可以無敗。能慎于成。乃可以有成。必
須周防謹密。常若臨敵。勿生懈怠。爲人所乘、慎之
慎之。

戊午勅征南將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都督僉事
吳禎帥舟師自明州海道以取福州。

上御戟門與大都督府臣論各處用兵曰。胡廷瑞已
得邵武。今命湯和又從海上取福州。其勢必得。既
得福建。當留兵守要害。俾繇海道取廣東、楊璟兵
取廣西。既克。就以其兵下西蜀。中原赤地千里。人

民艱食。軍馬所經。糧餉最急。當令人往徐邳聚糧。兵精糧足。所向必克。卿等以爲何如。皆曰善。

洪武元年春正月壬申朔丙子

上遣使齎勑諭湯和曰。軍中之事。難于執一。惟當以德服人。必其負固弗順。然後威以震之。凡推德必先邇者。邇者遠之所瞻。示威必先大者。大者小之所憑。邇服則遠來。大懾則小懼。又曰。若欲人不違已。當使之以信。欲人成功。當任之以專。不信則令不一。不專則權有所分矣。凡此皆汝所短。故特諭爾。

二月壬寅朔癸卯詔御史大夫湯和還明州、造海舟漕運北征軍餉。命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將軍、以參政朱亮祖爲副帥、舟師繇海道取廣東、勑諭永忠等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所以除暴亂。解倒懸。以慰民望。朕昔平定武昌荆湘諸郡。皆望風款服。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相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今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比聞八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懾無固守之志。若先遣人宣布威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款迎降者。可不

先取廣州

如此乃是三方萬全之計後人動拥三方失之矣

勞師旅。愼勿殺掠沮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扼其險要。絕其聲援。未有不下者。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南海北。以次招徠。留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璟等合兵取廣西。用師方畧。率用是道。肅靖南服。在此一舉。

壬戌勅贛州衛指揮使陸仲亨副使胡通帥本衛及南雄韶州等衛軍馬從征南將軍廖永忠等征廣東。諭仲亨等曰。近命平章楊璟等繇湖南取廣西。平章廖永忠等繇福建取廣東。今特命爾等率師繇韶州直擣德慶。三方進師。爲犄角之勢。舉無不克。廣東既下。合兵以取廣西。先聲既震。勢如破竹。但當撫輯生民。毋縱侵掠。

乙丑

上遣使諭大將軍徐達曰。計將軍之師。將至樂安。攻之半月。可下。樂安既下。卽引兵上黃河。取汴梁河南。如樂安不下。可作長圍困之。止留親軍攻守。彼外援不及。內食不繼。俞勝等將不戰而擒之矣。其羽林等衛壯士。并各衛軍馬。令都督馮宗異總之都督同知張興祖康茂才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

諸將士等俱令至濟寧艸橋以聽調發
三月辛未朔乙酉
上御奉天門與劉基論兵事
上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成任將非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生死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有良將基對曰臣荷
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觀廟筭初謂未必皆然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竊是知任將在
陛下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然臣觀
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其所難也
上曰兵者詭也因敵制勝豈必泥于古哉朕嘗親當矢石觀戰陣之事開闔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亦何暇論古法耶
夏六月庚子朔大將軍徐達自河南至行在見
上上勞之曰將軍率師征討勤勞于外古人所謂忠爾忘身國爾忘家誠將軍之謂也朕聞河朔之民日夕望吾師至將軍宜與諸將乘時進取而安輯之朕觀天道人事元都可不戰而克大丈夫建功立業各有其時揆時之會不失事機在將軍等勉之達等頓首謝既退

上復召問達。今取元都。計將安出。達對曰。臣自平齊魯。下河洛。王保保逡巡太原。徒爲觀望。今潼關又爲我有。張思道李思齊失勢西竄。元之聲援已絕。臣等乘勢。擣其孤城。必然克之。

上據圖指示曰。卿言固是。然北土平曠。利于騎戰。不可無備。宜選偏裨提精兵爲先鋒。將軍督水陸之師繼其後。下山東之粟以給饋餉。繇鄴趨趙。轉臨清而北。直擣元都。彼外援不及。內自驚潰。可不戰而下。達又曰。臣慮進師之日。恐其北奔。將貽患于後。必發師追之。

達爲淨盡之計帝以天地之量容之亦度事理宜如是也

上曰。元起朔方。世祖始有中夏。乘氣運之盛。理自當興。彼氣運既去。理固當衰。其成其敗。俱係于天。若縱其北歸。天命厭絕。彼自澌盡。不必窮兵追之。但其出塞之後。即固守疆圉。防其擾攘耳。達乃受命而退。

丙寅。置刻期百戶所。初選卒五中能疾行者二百人。謂之刻期。以通捷報。至是立百戶所。以張德成爲百戶領屬之。

秋七月己巳朔壬申

上親畫征進陣圖。遣使齎授大將軍徐達。且令各衛

糧船俱赴濟寧僦運

閏七月己亥朔庚戌詔定軍禮。中書省臣。謂諸儒臣議古者天子親征。所以順天應人。除殘去暴。以安天下。自黃帝習用干戈。以征不享。此其始也。周制天子親征。則類于上帝。宜于大社。造于祖廟。禡于所征之地。及祭所過山川。師還則奏凱獻俘于廟社。後世又有宣露布之制。若遣將出師。則授以節鉞。亦告于廟社。禡祭旗纛而後行。宋又有祭告武成王之禮。歸則奏凱獻俘。然後天子論功行賞。於是歷考舊章。定爲親征遣將諸禮儀。

上從之。

洪武二年春正月丙申朔庚申

上遣使齎勅至太原諭諸將曰。朕生長臨濠。起義西鄉。率衆渡江。集兵養民於江左。十有五年矣。兵馬益盛。疆宇益大。今至六合一家。人民休息。天下和平。不二三年見矣。然此非六軍將士。安能如是。尤賴大將軍副將軍及諸偏將軍。協力。以成天下之大事。以安六合之黎民。然前言不過人事耳。惟上天之眷祐。大軍所至。敵人摧枯拉朽。天道昭然。可不敬乎。惟諸將軍留意。爾之功天授。爾之生亦天

也孟子有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今我朝之名世。非爾等何人哉。古人功高自以爲平常。功平常自以爲無功。此古賢哲之道也。至若國家賞有功。罰有過。必不以功高爲平常。平常爲無功也。近者大夫湯和。定浙左。平閩中。平章楊璟靖湖湘。定廣西。班師還朝。未曾定賞。爲大將軍等滅胡未還故也。於是再遣各官從大將軍征。進以湯和爲偏將軍楊璟聽調。其璟兵出澤趨潞中道與賊相拒。雖少筭以累軍。此亦古今兵家常事耳。又何慮焉。太原之捷。皆得此爲犄角以分其勢。

守潼關

可不奇乎。今定右副將軍馮宗異居遇春之下。偏將軍湯和居宗異之下。偏將軍楊璟居湯和之下。協力同心。剪除餘虜。勿以細巧慮朕之所見也。倘朕法有未當。諏度未周。爾等愼勿執一。更審而行之。達得書。遣千戶劉通海齎諭都督同知康茂才都督僉事郭子興。且告之曰。陝州潼關。三秦門戶。二將軍扼而守之。李思齊張思道。如穴中鼠耳。可坐而擒之。若其來寇。愼勿與爭鋒。蓋軍旅多虞。勝負難必。但厲兵積糧。嚴爲守備。俟大軍至日。當戮力取之。

訓練到此方精

三月乙未朔戊戌

上諭指揮同知袁義曰。爾所統軍士。多山東健兒。勇而好鬬。若加訓練。悉是精兵。然當推恩義以懷之。嚴號令以一之。庶幾臨敵之際。得其死力。今新陞武職者。多不知訓練之法。不思今日富貴。皆是戰功得之。且智超百人。爲百人之長。智超千人。爲千人之長。智超萬人。爲萬人之長。昔平章俞通海。與陳氏戰鄱陽湖。陳氏以巨艦壓通海舟。勢危急。其所統軍士。皆奮勇力。以首觝艦。鐵帽盡壞。而後得脫。非通海訓練有素。恩威兼濟。安能得其死力。若此。爾等宜效之。愼無怠惰廢事。

不練兵至於士

庚子

上諭諸將較曰。自古帝王居安慮危。處治思亂。今天下初定。豈可遽以爲安而忘警戒。朕觀爾等智慮多不及此。唯知享富貴。取娛樂。於所統軍士。懵然不知簡練。倘一旦有警。將安用之。朕昔下金華時館于廉訪司。有給掃除老兵數人。能言元時點兵事。使者問其主將。曰爾兵有乎。曰有。使者曰。何在。主將舉所佩鞶囊。出片紙指其名曰。盡在此矣。其怠弛如此。及天下亂。無兵可用。乃集農夫驅市民

爲兵。至不能彎弓發一矢。駢首就戮。妻子爲俘。國之亡者。實此輩亡之也。汝等可不戒哉。

夏四月丁丑右副將軍馮宗異師至臨洮。李思齊降。宗異遣人送之大將軍營。初思齊之在鳳翔也

上以書諭之曰。前者遣使通問。至今未還。豈所使非人。忤足下而留之歟。抑元使適至。足下不能隱而殺之歟。若然亦事勢之常。大丈夫當磊磊落落。豈以小嫌介意哉。夫堅甲利兵。深溝高壘。必欲極力抗我軍。不知竟欲何爲。昔足下在秦中。人以兵衆地險而從之。雖有張思道專尚詐力。孔與等自爲保守。擴廓帖木兒以兵出没其間。然皆非勍敵。足下當時不能圖秦自王。已失此機。今中原全爲我有。向與足下相爲犄角者。皆披靡竄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徒傷物命。終無所益。厚德者豈爲是哉。朕知足下不守鳳翔。則必深入沙漠。以圖後舉。足下初入其地。胡或面從。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據其地不足以爲資。失其勢適足以自殞。使兵威常強。尚云可也。倘中原相從之衆。以胡地荒凉。或不樂居。其心叵測。一旦變生肘腋。孑然孤弱。妻孥不能相保矣。且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墳墓所在。深思

遠慮。獨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去夷就華。當以
漢待竇融之禮相報。否則非朕所知也。思齊見書
有降意。其養子趙琦者。與其麾下紿之。與西入土
蕃。思齊信之。遂俱奔臨洮。琦等私竊寶貨婦女。避
匿山谷間。思齊遂窮蹙。至是宗異師至。遂舉臨洮
降。琦等亦相繼來歸。宗異遣宣使張本中報捷京
師。大將軍徐達遣指揮韋正及趙琦司馬來與朶
兒只吉等守之。琦狄道人。一名脫脫帖木兒。時呼
爲趙脫兒。世爲元土官云。
甲申臨洮捷奏至

上覽奏畢。卽遣使諭大將軍徐達曰。將軍提師西征
所至克捷。今李思齊又納降矣。但未知慶陽寧夏
攻取何如。張思道兄弟多譎詐。若其來降。宐審處
之。勿墮其計也。軍中之事。尤宐愼之。
五月甲午朔戊申張良臣復據慶陽叛。初良臣之
降也。遣其叅政花某。詣大將軍徐達獻軍民數目。
尋又遣其知院李克巳葛八來獻馬數。達遣右丞
薛顯將騎兵五千人。步卒六千人同克巳等。赴慶
陽。比至。良臣出迎。蒲伏道左。佯爲卑下。以示歸順。
逮暮。卽以兵劫營。我軍不意其叛。爲所衝潰。指揮

帝知人則哲而達亦善自救敗故軍中無大失着

張煥被執。顯被傷。走還。達聞謂諸將曰。
上明見萬里外。今日之事。果如前日所諭。然良臣之
叛。秖取滅亡耳。當與諸公戮力剪之。
冬十月壬戌朔甲子錄平章廖永忠所部征南將
較功。
上欲賞永忠。以大將軍徐達等未還。故未及賞。命先
賞其將較指揮人綺帛各六疋。千戶衛鎮撫人各
五疋。百戶所鎮撫人各四疋。陣亡者倍之。病死者
視從征加半。軍士給米有差。翌日。諸將較入謝。
上諭之曰。論功行賞。國之常典。但府庫之積。皆民所
供。是爲天財。君特主之以待有功者耳。不敢分毫
妄用也。今爾等爲國効力。摧暴靖亂。以安天民。故
出此以酬爾勞。非私恩也。爾等攻城略地。戰鬭于
矢石之下。勤苦固多。然今日成功而受賞。亦可謂
榮矣。諸將感悅而退。
是月遣使致書元主曰。朕本布衣。昔在田里。賴承
平之樂。忽妖人倡亂。海內鼎沸。當是時出師者將
非不勇。兵非不衆。城郭非不堅。器械非不利。終無
成功。妖人愈熾。遂致豪傑并起。此天運昭然。不言
可見。朕因群雄擾攘。不能自寧。繇是爲衆推戴。乘

時渡江。撫建業之民。待天下之清。奈何君不能控
御。致將帥各懷不軌。外爲元臣。內實自謀。靡有戡
定禍亂以安生民者。朕靜觀羣雄割據荼毒生靈。
于心不忍。乃親率諸將。西平湖湘漢沔。南取交廣。
東定吳越。八閩兩江。皆入版圖。方欲息兵以觀君
之爲計。而君之將臣曰張曰李曰王三人者。不爲
國謀。分據秦晉。互相讎殺。民遭塗炭。朕乃命大將
軍。自前歲出師。繇齊魯經河洛。次及燕城。我師未
至。君已棄宗社而去。朕謂君自知胡無百年之運。
能順天道。歸我中國故土。上策也。未幾邊將來報

君率殘兵。留連開平。朕思君前日宗社尊安。國用
富貴。尚不能削平群盜。今以孤兵自隨。遠寄沙漠。
若欲效漢之匈奴。唐之突厥。出沒不常。以爲邊患。
是君之計不審也。方今中國封疆。盡爲我有。全二
千城之富庶。握羣雄累歲之勁兵。華夏已平。外夷
咸附。壯士無所施其勇。智將無所用其謀。而君乃
欲與我爲敵乎。君若不思保境土以存宗祀。而欲
吐餘燼于寒灰。是不知天命也。朕發鐵騎四出。塞
外精兵百萬。聯陣二千餘里。直抵陰山之北。即君
遁逃亦出僥倖。春和日煖。沙漠艸青。漢兵出塞之

時也。霜雪冬寒。則歸而守險。君雖有百萬之衆。何能爲哉。朕以誠心待人。明示機策。使君聞之。庶幾改圖易慮。安分順天。以存宗祀。不亦善乎。君審之。

十一月壬辰朔丁未遣元平章長壽等以書諭元丞相也速曰。將軍元之故家。父子出將入相。宣力王室。積有年矣。比者天下多故。諸將擅兵。類多跋扈。往往不善其終。獨將軍恪守臣節。堅如金石。雖當顛沛之際。力奮孤忠。志安宗社。及元主遠去沙漠。將軍獨能以孤軍殿後。義氣不衰。其餘僥倖之徒。俱雲逝鳥散。嗟哉。且古之將帥。當亂亡之時。未嘗不假名義以行其私。朕於將軍之節。甚有嘉焉。近聞塞外逃逋之衆。猶逞蜂蠆之餘毒。擾我邊陲。豈將軍不能輯士而致然歟。今我軍已集幽薊。待釁而動。將軍宜深思之。上以圖存其君之宗祀。下以保全其民人。豈不識時之俊傑哉。茲遣長壽篤馬二平章齎書往達朕意。將軍其審之。

十二月壬戌朔己丑

上御奉天門。大賞平定中原。及征南將士之功。以大將軍右丞相信國公徐達攻取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處州郡。克敵制勝。振揚國威。撫綏軍民。得大

功罪是非較然不爽此謂天道

將體。賞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開平王常遇春副大將軍總兵攻取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處州郡。及自率師繇陝西攻取開平等處。以疾薨于軍中驗其存日功勞與大將軍一體賞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右副將軍都督同知馮宗異。澤州之役。與平章楊璟。妄分彼此。失陷士卒。及代大將軍總制大軍。時當隆寒。擅自班師。致士卒凍餒。不在賞列。念其初與大將軍平定山東河南陝西諸郡。量與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御史大夫湯和總兵征南先有浙江叅政朱亮祖克取溫台諸郡。方國珍已聞風膽落。北師抵明州。國珍逃遁及再調取福建姑息太過放散陳友定山塞餘黨致八郡復叛重勞師旅及班師。又不申明號令。以致蘭秀山賊。窺伺而叛。失陷指揮徐琇張俊等官軍。功過相折量與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五表裏。平章廖永忠先充征南副將軍克平福建。後自總兵取廣東。北至南澳。何眞已降。克平三山邵宗愚等山寨。又能調遣副將軍朱亮祖。平定海南。招諭兩江溪洞。念其功勞。宜與全賞。然在福建不能贊助大夫湯和。以致陳友定餘黨復叛入山。功過

相折量與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都督僉事吳禎先充征南副將軍。與大夫湯和克取明州復平定福建航海回還。軍容整肅。又能勦捕蘭秀山餘黨全師回京。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左丞趙庸從大將軍克平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處州郡又從開平王自陝西復取上都等處後充副將軍。同平章李文忠總兵山西應接大將軍。乘勝勦捕。生擒脫列伯。驗其功勞。賞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九表裏。平章曹良臣等從大將軍克平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處。皆屢有戰功。良臣賞

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各賞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九表裏。平章韓政。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七表裏。平章俞通源。右丞梅思祖。參政陸聚。都督副使顧時。各賞白金一百五十兩。文幣十五表裏。左丞王溥。文幣七表裏。參政陸仲亨。文幣七表裏。各衛指揮七表裏。千戶衛鎭撫各六表裏。百戶所鎭撫各五表裏。各旗軍總旗米三石。白金三兩三錢。小旗米三石。白金三兩二錢。軍人米三石。白金三兩。其守禦各處城池有功官員。平章楊璟胡廷美各賞白金二百

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左丞周德興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七表裏。參政朱亮祖張彬戴德白金各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同知張興祖康茂才各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七表裏。都督副使孫興祖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七表裏。都督僉事郭子興陳德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僉事華雲龍白金一百兩。文幣十表裏。各衛指揮千百戶鎭撫等官賞與從征同。其駕船公差患病傷故官軍賞各有差。時賞物等第。各稱其功過。諸將士皆悅服。

先取王保保

洪武三年春正月辛卯朔癸巳

上以王保保爲西北邊患。復命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都督馮勝。爲右副將軍。御史大夫鄧愈。爲左副副將軍。湯和爲右副將軍。往征沙漠。

上問諸將曰。元主遲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欲僥倖尺寸之利。不滅不已。今命卿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曰。保保之寇邊者。以元主猶在。若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可不戰而降也。

上曰。王保保方以兵臨邊。今捨彼而取元主。是忘近

而趨遠。失緩急之宜。非計之善。吾意欲分兵爲二道。一令大將軍自潼關。出西安。擣定西。以取王保保。一令左副將軍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暇應援。況元主遠居沙漠。不意吾師之至。如孤豚之遇猛虎。取之必矣。事有一舉而兩得者此是也。諸將皆曰善。遂受命而行。

甲辰

上謂諸武臣曰。用兵之道。必先固其本。本固而戰。多勝少敗。何謂本。內是也。內欲其實。實則難破。何謂實。有備之謂也。後世不知務此。至有戰勝之餘。遂忘武備。往往至于取敗。人孰不曰天下平定之時。可以息兵偃武。殊不知治兵然後可以息兵。講武而後可以偃武。若晉撤州郡之備。卒召五胡之擾。唐撤中國之備。終致安史之亂。此無備之驗也。夫當天下無虞之時。而常謹不虞之戒。然則武備其可一日而忘哉。

三月庚辰朔戊午大將軍徐達師至定西王保保退屯車道峴既而達進兵沈兒峪遣左副副將軍鄧愈直抵保保壘立柵以逼之

上遣使諭大將軍徐達等曰。乃者大軍征西。術者言

當有水警。將軍宜愼防毋忽。凡軍士駐營臨陣。須相度地宜。以備不虞。中原迤西。山川扼塞。一或遇雨。暴水卒至。勢不可測。昔唐裴行儉晝駐軍平川。暮復移于高阜。人莫解其意。其夜平川水溢丈餘。而軍營無患。此其驗也。將軍其愼之。

命萊州府同知趙秩奉持詔諭日本國王良懷曰。

朕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此古今不易之定理也。粵自古昔帝王居中國而治四夷。歷代相承。咸繇斯道。惟彼元君。本漠北胡夷。竊主中國。今已百年。汙壞彝倫。綱常失序。繇是英俊起兵。與胡相較。幾二十年。朕荷上天祖宗之佑。百神效靈。諸將用命。收海內之群雄。復前代之疆宇。即皇帝位已三年矣。比嘗遣使持書。飛諭四夷。高麗安南占城爪哇西洋瑣里。即能順天奉命。稱臣入貢。旣而西域諸種番王。各獻良馬來朝。俯伏聽命。北夷遠遁沙漠。將及萬里。特遣征虜大將軍率馬步八十萬。出塞追獲。殲厥渠魁。大統已定。蠢爾倭夷。出沒海濱爲寇。已嘗遣人往問。久而不答。朕疑王使之。故擾我民。今中國奠安。猛將無用武之地。智士無所施其謀。二十年鏖戰精銳。飽食終日。投石超距。方將整

飭巨舟。致罰于爾邦。俄聞被寇者來歸。始知前日之寇。非王之意。乃命有司暫停造舟之役。嗚呼朕爲中國主。此皆天造地設華夷之分。朕若效前王恃甲兵之衆。謀士之多。遠涉江海。以禍遠夷安靖之民。非上帝之所托。亦人事之不然。或乃外夷小邦。故逆天道。不自安分。時來寇擾。此必神人共怒。天理難容。征討之師。控弦以待。果能革心順命。共保承平。不亦美乎。嗚呼欽若昊天。王道之常。撫順伐逆。古今彝憲。王其戒之。以延爾嗣。

夏四月己未朔戊寅

上注念臨濠馬政如此

上遣使勅諭大將軍徐達曰。爾將命在外。軍中事宜。與諸將佐熟計行之。凡調發守備。計定謀合。當即區處。毋事狐疑。益謀事宜審。行事宜決。近聞甘肅一路。守兵甚少。當量勢調撥以守之。其吐蕃與元就調兵收取。二處平後。大軍出漢江。順流東下。亦甚利也。凡獲牝馬。悉發臨濠牧養。所俘王保保部從。及敗而來降者。令從伐蜀。蜀平。就留以守禦。可也。

乙酉大將軍徐達械送左丞胡德濟至京。

上念其舊勞。特命宥之。仍遣使勅諭達曰。朕起布衣。

克成大業。命將出師。悉繇節制。將軍備嘗知之。邇者浙江左丞胡德濟臨事畏縮。將軍不以軍法從事。乃械送京師。必欲朝廷治之。將軍欲效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且慢軍功者悉歸之朝廷。則將軍之威玩。而號令不行矣。胡左丞之失律。正當就軍中戮之。足以警衆。所謂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若送至朝廷。朝廷必議其功過。又非閫外之比矣。彼嘗有救信州之功。守諸暨之勞。故不忍加誅。懼將軍緣此撓其軍法。是用遣使即軍中諭意。自今務威克厥愛。毋事姑息。

是月湖廣慈利縣土酋覃垕連構諸洞蠻爲亂。命湖廣行省平章楊璟以兵討之。勅諭璟曰。蠻賊恃山溪險阻。乘時竊發。出沒無常。若根誅其黨。必深入山谷。損傷士馬。所得不足以償所費。今師入其境。擊之。但使遠去。不令出擾州縣。可也。不必窮其巢穴。更宜約束麾下。慎無逐利輕動。

五月己丑朔甲寅湖廣行省平章楊璟、攻覃垕不下、遣使來請軍餉、初璟兵攻覃垕寨、賊衆下山迎敵、官軍擊敗之、乘勝追至半山、山勢陡峻、視其寨三面巖險、而下俯江水、一面僅有路、纔通一人、官

軍不可上、乃回駐山下、而賊亦阻險自守、未幾以三千人下山、挑戰、官軍又擊敗之、賊復遁入山、璟遂以兵逼之、覃垕乃遣人詐降、璟不悟、使部下黃永謙往報、爲垕所執、繇是盡知我軍虛實拒守不下、璟欲爲持久之計、使人來請軍餉、

上因遣使讓之曰、爾違吾言妄動、而不能平賊、旣已失矣、又中其詭計、以陷部將、爾之智畧何在、今再命叅議戴德以兵從、凡諸小寨、限以日月平之、仍撫綏慈利等處人民、俾安生理、毋致驚疑、若再違朕命、并以潞州失利之罪治爾、勅至、璟乃督將士力攻之、賊遁入溪洞、官軍乃還、

丁巳

上遣使復以書諭納哈出曰、曩者天革元命、四海鼎沸、羣雄各逐、塗炭生民、朕以一旅之衆、從淮渡江、姑孰之捷、爾實在焉、時朕未知天命所向、無必取天下之心、凡遇元臣、忠于所事者、未嘗不憫其勞、而惜其無成也、朕賴天地之靈、將士一心、旌旗所指、靡不服從、今天下已定、南極朱崖、北際燕雲、一時豪傑、順天愛民、悉來歸我、獨河東渠帥、擁衆北奔、比之關中諸人、稍爲崛强、然其順天愛民、籌算

之良。殆不若李思齊矣。大將軍徐達未至。吐蕃蜂屯蟻聚。復來攻城。戰敗俘擒之餘。有若孤㹠。故破竹之勢。直指川蜀雲南。六詔使者相望。交趾占城萬里修貢。高麗稱藩。航海來廷。于是盧龍戍卒。登萊浙東。並海舟師。咸欲奮迅一造遼瀋。朕聞爾總其衆。不忍重擾。特命使者告以朕意。使還畧不得其要領。豈以遼海之遠。我師不能至歟。抑人謀不決。故首鼠兩端歟。不然必以曩時來歸。未盡賓主之歡。謂朕不能虚懷耶。何相忘之深也。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功居諸將之右。朕獨不能爲遼東故人留意乎。茲遣人再往。從違彼此。明白以告。哲人知幾。毋遺後悔。

秋九月丙戌朔乙卯詔諭遼陽等處官民。初元主之北走也。遼陽行省高家奴聞之。集兵老鴉山。而平章劉益。亦集兵屯蓋州之得利嬴城。二兵相爲聲援。以保金復等州。顧望欲爲邊患。至是

上遣斷事官黄儔齎詔諭之曰。朕初承天統。即皇帝位。其年八月元君遁去。山之東西。河之南北。以及關陝内外。文武軍民。不戰來歸。中原境土。一時皆定。此實天意。非人力也。今年五月十五日左副將

軍李文忠左丞趙庸率兵北至應昌克其城獲元君之孫買的里八刺及后妃寶冊省院諸官知元君於四月二十八日以疾殂太子愛猷識里達臘以數騎北奔天運之去昭然可知師還過興州江文清等率軍民三萬六千餘人降至紅羅山又降楊思祖之衆一萬六千餘人獨遼陽一隅故臣遺老不能見機審勢高謀遠圖而乃團結孤兵盤桓鄉里因循歲月上不能輔君於危亡之時下不能衞民於顛沛之日進退狼狽而猶徘徊顧望如此欲何爲耶近高麗安南占城爪哇西洋鎖里海外諸國皆稱臣入貢是盖知天命之有歸順人事之當然者也豈汝之智反不及耶抑我師之未加姑以爲可自安耶茲特遣人往諭能審知天道率衆來歸官加擢用民復舊業朕不食言爾其圖之

冬十月丙辰朔辛巳遣使致書元太子愛猷識里達臘曰君之將擴廓帖木兒自太原奔潰後以烏合之衆犯我蘭州大軍進討追至定西今年四月七日大敗其衆斬馘無算生擒嚴奉先韓札兒李璟昌察罕不花等惟擴廓帖木兒遁去已命將追捕旦夕必就擒近綏德衞擒送平章徹里帖木兒

聞知爲君舊用之人。特令賫書致意。進退之宜。君其審之。旣而復致書曰。今年夏偏師至應昌。遇君之子買的里八剌及宮眷諸從人馬。遂與南來。因念令先君審察天命。不黷兵戰。委順北歸。其知幾者歟。奄棄沙漠。深可悼惘。適元史告成。朕以爲三十餘年之主。不可無謚以垂後世。用謚令先君曰。順。已著爲紀。君之子買的里八剌亦封崇禮侯。歲給祿食。及其來者。與之同居無恙。但不知君之爲況何如。北方諸部。人民。亦果能承順如往昔乎。去年冬二次遣官齎書遺令先君。使者久而未還。予故以此爲令先君之失計也。前事之失。茲不必較。令再致書以嘗告令先君者告君。君其上順天道。遣使一來。公私通問。庶幾安心牧養於近塞。藉我之威。號令部落。尚可爲一邦之主。以奉其宗祀。若不出此。猶欲以殘兵出沒。爲邊民患。則大舉六師。深入沙漠。君之退步。又非往日可比。其審圖之。毋貽後悔。餘不多及。

十一月丙戌朔己亥魏國公徐達率諸將詣闕謝

上退御華蓋殿。賜達等侍坐。從容燕語。

上曰。今成一統之業。皆汝諸將功勞。達等稽首曰。臣

等起自畎畝際風雲之會每奉成算出師征討用兵次第如指諸掌及其成功不差毫髮此天錫
陛下聖智非臣等所能與也
上曰曩者四方紛亂群雄競起朕與卿等初起鄉土本圖自全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以來觀羣雄所爲強者縱於暴橫弱者不能自立荒淫者迷於子女貪殘者耽於貨寶奢侈者溺於富貴剽賊者喜於戰鬬茲數者無救患之心徒爲生民之患若張士誠陳友諒尤爲巨蠹士誠恃其財富侈而無節友諒恃其兵強暴而無恩朕獨無所恃惟不嗜殺布信義守勤儉所恃者卿等一心共濟艱危故來者如歸嘗與二寇相持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爲士誠切近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後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友諒有鄱陽之役與戰宜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踰姑蘇一步以爲之援也向若先攻士誠則姑蘇之城併力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撤姑蘇之師以禦之是我疲于應敵事有難爲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既除兵力有餘

知所先後着着不亂即中山所奉行之次第也

二寇既平又分次第

鼓行中原。空無不如志。或勸朕盪平群寇。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朕意。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先聲既震。幽薊自傾。且朕親駐大梁。止潼關之兵者。知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則西走隴蜀。并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衆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張李。二人望絕勢窮。故不勞而克。惟王保保猶力戰以拒朕師。嚮使若等未平元都。而先與之角力。彼人望未絕。困獸猶鬭。聲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事勢

此策九〇出意表

與友諒士誠又正相反。至於閩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恃其險遠。此特餘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冑之勞矣。於是達等皆頓首謝。

洪武四年春正月乙酉朔丁亥

上親祀上下神祇。告伐明昇。命中山侯湯和爲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爲左副將軍。德慶侯廖永忠爲右副將軍。暨營陽侯楊璟都督僉事葉昇。率京衛荊湘舟師繇瞿塘趨重慶。潁川侯傅友德爲征虜前將軍。濟寧侯顧時爲左副將軍。暨都督僉事何文輝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繇秦、隴、趨成都、

上諭和等曰。今天下大定。四海奠安。惟川蜀未平耳。朕以明玉珍嘗遣使修好。存事大之禮。故於明昇閔其稚弱。不忍加兵。遣使數加開諭。冀其覺悟。昇乃惑於群言。反以兵犯吾與元。雖敗衂而去。然豺狼之心。終懷嚙噬。不可不討。今命卿等。率水陸之師。分道並進。首尾攻之。使疲于奔命。勢當必克。但師行之際。在肅士伍。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昔王全斌之事。可以為戒。卿等慎之

壬寅賜故元臣禿魯書曰

大明皇帝訊問元臣禿魯。近者聖保自爾營中歸云爾執持其志。將欲有為。此大丈夫之事。朕甚有取焉。但以爾之所處度之。所不成者有四。且又將不得其效。何以見之。爾素為元臣。累効力王家。釁隙一生。君臣間隔。已將三年。以人臣論之。君有難。為臣者不衛君而自處利便。果臣耶。逆耶。此不成一也。方今元運已終。天命不留。幼君昏弱。而邪正莫知。爾若不離左右。不為讒所殺。幸矣。今流竄遠方。將何所圖。此不成二也。孤處沙塞。步騎不滿萬數。部下之人。戶無充腹之飧。體無禦寒之服。人將離散。而爾不能獨居。將何恃乎。此不成三也。若嚴號

令。律士卒。使儀寒逼身。不敢旋足。入情不堪。朕又恐爾為部下所謀。此不成四也。犯是四者。而猶徘徊顧戀。可謂不知機者。此朕知爾不得其死明矣。當此之時。身名俱泯。忠順兩忘。并與秋草同腐。終為小人之歸。雖欲悔之。蓋亦晚矣。若省朕所言。自度力有不及。他無所往。則誠心來歸。待爾之意必不薄也。爾其思之。

夏四月癸未朔丙戌。潁川侯傅友德攻蜀階州。克之。先是友德陛辭。

上密語之曰。蜀人聞吾兵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師。彼必謂地險而吾兵難至。若出其不意。直擣階文。門戶既隳。則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爾等不勇耳。友德受命。馳至陝西。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而潛使人覘知青川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于是引兵趨陳倉。選精兵五千為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守將平章丁世眞率衆來拒。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世眞遂克階州。

先擒階文

己丑潁川侯傅友德兵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

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蜀平章丁世眞等。復集據險。都督同知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急攻。破之。世眞僅以數騎遁去。遂拔文州。

庚寅

上以湯和傅友德等出師伐蜀。已逾三月。未得捷報。復命永嘉侯朱亮祖爲征虜右副將軍。率兵往助之。

六月壬午朔丙戌

上聞湯和駐兵大溪口。欲俟水平進師。恐其逗遛緩事。適階州捷至。乃詔和曰。傅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階文。降諸州郡。及青川果陽白水江之地。兵旣越險。次于平川。蜀人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彼首尾受敵。疲于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若俟水退。然後進師。豈不失機誤事。且朕前日所以語爾者。爾獨不復記憶乎。何怯之甚也。德慶侯廖永忠聞命。卽率所部先進。和猶遲疑未决。及得友德木牌于江流。乃進兵。自白鹽山伐木開道。藂紙坊溪。以趨夔州。

庚戌遼東衞遣人奏言元將納哈出。據金山擾邊。

爲遼陽患。乞益兵以備。乃遣黃儔齎書諭納哈出
曰。前者萬戶黃儔回。聞將軍威震遼左。英資如是。
足以保定一方。然既往不復。君子豈不察歟。昔在
趙宋君主天下。立綱陳紀。黎庶奠安。逮至末年。權
綱解紐。故元太祖興于朔方。世祖入統中國。此皆
天道。非人力所能强爲也。元之疆宇非不廣。人民
非不多。甲兵非不衆。城郭非不堅。一旦紅巾起于
汝頴。群盜偏滿中原。其間盜名字者。凡數人。小明
王稱帝于亳。徐眞一稱帝于蘄。陳友諒稱帝于九
江。張九四稱王于姑蘇。明昇稱帝于西蜀。彼四帝

一王。皆擁甲兵。有二十萬者。有二十五萬者。有十
五萬者。有十萬者。相與割據中夏。踰二十年。朕本
淮民。爲羣雄所逼。因集衆禦亂。遂渡江與將軍會
于太平。比待他俘。特加禮遇。且知將軍爲名家。故
縱北歸。今又十七年矣。近年以來。朕見羣雄無成。
調兵四出。北定中原。南定閩越。東取方氏。西收巴
蜀。四帝一王。皆爲俘虜。惟元君奔北自亡。華夷悉
定。天下大安。此天命非人力也。賢人君子。宜必知
之。近聞將軍居金山。大張威令。吾兵亦守遼左。與
將軍旌旗相望。將軍若能遣使通舊日之問。貢獻

良馬。姑容就彼順其水艸。猶可自遑一方。不然胡無百年之運。大厦既傾。非一木可支。釁之後先。惟將軍自思之。儔至金山納哈出拘不遣。

秋七月辛亥朔遣使命中書右丞相魏國公徐達自北平往山西操練士馬。諭之曰。凡爲國者。貴有備。有備則無患。古人當平康之時。克詰戎兵。內以安國家。外以制四夷。况山西地近胡虜。尤不可無備。故命卿帥諸將較。繕脩城池。訓練士卒。如調遣征進迤西等處。從便行之。其太原蔚朔大同東勝軍馬。及新附韃靼官軍。悉聽節制。

中山侯遲重太過而亦無敗事

八月辛巳朔庚子江夏侯周德興等克保寧。先是遣使諭中山侯湯和等曰。爲將貴審機而重料敵。古云雖有智慧。不如乘勢。今全蜀巳下。惟吳友仁尚據保寧。偷旦夕之命。乘機而取之。此破竹之勢。無不克者。將軍徘徊不進。何也。吾付將軍以大任。而臨事往往逗撓如此。何以總軍政寄國命乎。和等聞詔。始遣周德興會傅友德兵。克其城。執吳友仁械送京師。蜀地悉平。

上因與侍臣論用武將曰。秦裕伯嘗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愚使貪。其說雖本於孫吳。然其言非

也。夫武臣量敵制勝。智勇兼盡。豈可謂愚。攻城戰野。捐軀狥國。豈可謂貪。若果貪愚之人。不可使也。

九月庚戌朔甲寅

上與侍臣論孫子。或曰武之書。自易以及難。其法先粗而後精。其言約而要。故叩之而不窮。求之而益隱。或曰武之術。其高者在于用常而知變。若實在彼。則變而爲虛。虛在此。則變而爲實。機妙莫測。此用武之權衡。千古不可易也。或又曰。武之術以詭道勝。至于終篇而用間。曰計以情而生。情以間而得。苟遇不可間之君。無可乘之隙。將何以得其情哉。人各持其說。

上曰。以朕觀之。武之書雜出于古之權書。特未純耳。其曰不仁之至非勝之主此說極是。若虛實變詐之說則淺矣。苟君如湯武。用兵行師。不待虛實變詐而自無不勝。虛實變詐之所以取勝者。特一時詭遇之術。非王者之師也。然其術終亦窮耳。蓋用仁者無敵。恃術者必亡。觀武之言與其術亦有相悖。武之書必有所授。而武之術則不能盡如其書也。

洪武五年春正月己酉朔庚午

上御武樓。與將臣籌邊事。中書右丞相魏國公徐達曰。今天下大定。民庶已安。北虜歸附者相繼。惟王保保出沒邊境。今復遁居和林。臣願鼓率將士以勦絕之。

上曰。彼朔漠一窮寇耳。終當絕滅。但今敗亡之衆。遠處絕漠。以死自衛。困獸猶鬬。况窮寇乎。姑置之。諸將曰。王保保狡猾狙詐。使其在終必爲寇。不如取之。永清沙漠。

上曰。卿等必欲征之。須兵幾何。達曰。得兵十萬足矣。

上曰。兵須十五萬。分三道以進。于是命達爲征虜大將軍出中路。曹國公李文忠爲左副將軍出東路。宋國公馮勝爲征西將軍出西路。

甲戌命征虜大將軍魏國公徐達。左副將軍曹國公李文忠。征西將軍宋國公馮勝等。帥師征王保保。

上戒之曰。卿等力請北伐。志氣甚鋭。然古人有言。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今兵出三道。大將軍繇中路。出鴈門。揚言趨和林。而實遲重。致其來。擊之必可破也。左副將軍繇東路。自居庸出應昌。以掩其不備。必有所獲。征西將軍繇西路。出金蘭。取甘肅。以疑

非征而反從舟師運糧遼東有深意焉此登萊旅順之重也

其兵。令虜不知所爲。乃善計也。卿等宜益思戒愼
不可輕敵。達等遂受命而行。復命靖海侯吳禎。率
舟師運糧遼東以給軍餉。

夏六月丙子朔辛卯遣使賫勅至遼東諭都督僉
事仇成曰。兵戍遼陽。已有年矣。雖曰農戰交修。其
航海之運。猶連年未已。近者靖海侯吳禎率舟師
重載東往。所運甚大。昨晩忽聞納哈出欲整兵來
哨。爲指揮葉旺中途阻歸。因此而料彼前數年。凡
時值暑天。胡人必不策馬南向。今將盛暑。彼有此
舉。情狀見矣。糧運既至。宜嚴爲備禦。庶可無虞。

洪武六年春正月癸卯朔庚戌德慶侯廖永忠上
言曰。臣聞禦寇莫先于振威武。威武莫先於利器
用。今
陛下聖神文武。定四海之亂。君主萬國。民庶安樂。臻
于太平。而北虜遺孽。遠遁萬里之外。獨東南倭夷。
負其島獸之性。時出剽竊。以擾瀕海之民。
陛下命造海舟。剪捕此寇。以奠生民。德至盛也。然臣
竊觀倭夷竄伏海島。因風之便。以肆侵掠。其來如
奔狼。其去若驚鳥。來或莫知。去不易捕。臣請令廣
洋江陰橫海水軍四衛添造多櫓快船。命將領之。

無事則沿海巡徼以備不虞。若倭夷之來。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戰不能敵欲退不可走庶乎可勦捕也。

上善其言從之。

壬子命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等往山西北平練兵防邊。

上諭之曰。處太平之世。不可忘戰。畧荒裔之地。不如守邊。朕同卿等起布衣。削群雄。定禍亂。統一中夏。勤勞累歲。至此無事可以少休。然念向者創業之難。及思古人居安慮危之戒。終不敢自寧。山西北平。與胡地相接。犬羊之羣。變詐百出。倉卒有警。邊地即不寧矣。卿等豈能獨安乎。今無事之時。正宜往彼練習軍士。脩葺城池。嚴爲備守。使邊境永安。百姓樂業。朝廷無西北之憂。卿等亦可以忘懐高枕矣。達等頓首曰。

陛下宵旰憂勤。不忘武備。所謂國家有道。守在四夷。臣等敢不恭命。

上復戒之曰。御邊之道。固當示以威武。尤必守以持重。來則禦之。去則勿追。斯爲上策。若專務窮兵。朕所不取。卿等慎之。

戊午
上念天下既定。恐中外將卒。習于安逸。弛武藝。于是
命中書省臣同大都督府御史臺六部官定議教練軍士律。凡各衛所將士。務以時練習武藝。騎卒必善馳馬射弓及鎗刀。步兵必善弓弩及鎗。凡射弓每一人以十二箭爲則。內六箭遠可到近可中者爲試中。遠可到。將士以一百六十步。軍士以一百二十步。近可中。以五十步。凡射弩每一人用十二箭。內五箭遠可到。蹶張以八十步。划車以一百五十步。近可中蹶張以四十步。划軍以六十步。凡用鎗以進退習熟爲試中。凡在京衛所。每一衛以五千人爲則。內取一千人。令所管指揮千百戶總小旗。率赴御前試驗。餘以次更番演試。周而復始。在外各都司衛所。每一衛於五千人內取一千人。令所管千百戶總小旗率赴京師御前試驗。畢日廻衛。餘以次赴京。周而復始。其所試軍士如騎卒馬上便熟善射及鎗刀。步軍善弓弩。及鎗。三事俱能者。所管指揮千百戶總小旗。各以其能受賞。不中者降罰。軍士中者受賞。不中者亦給錢六百。爲道里費。各衛指揮所管軍士一千人。內三百人至

四百人。不中者停俸四月。四百人至五百人。不中者停俸半年。五百人至六百人。不中者停俸十月。六百人至七百人。不中者停俸一年。七百人以上不中。指揮使降同知。同知降僉事。僉事降千戶。千戶所管軍士一千人試驗。俱中者各以能受賞。不中者降罰。二百人至四百人。不中者停俸半年。四百人至六百人。不中者停俸一年。六百人以上不中者降百戶。百戶所管軍士一百人試驗。俱中者。各以其能受賞。不中者降罰。二十人至四十人。不中者停俸半年。四十人至六十人。不中者停俸一年。六十人以上不中者降充總旗。總旗小旗所管軍士。試中者各以其能受賞。不中者總旗所管五十人。內二十五人不中。小旗所管十人內五人以上不中。皆降爲軍。在京衛所。發廣西南寧柳州守禦。在外衛所。北方者發極南烟瘴地方守禦。南方者發邊非極邊地方守禦。凡各都指揮使司。務在時加提督。所轄衛所整齊將士。操練習熟。或怠惰失于提督。致所轄衛所軍士赴京試驗不中者。以所試軍士十分爲則。四分以上不中者。停俸一年。六分以上不中者。罷都指揮職。仍命刊印頒給內

外衛所遵守。

四川筠連州滕大寨蠻酋編張等叛。詐稱雲南兵。據湖南長寧諸州縣。命成都衛指揮袁洪討之。洪引兵至叙州慶符縣。攻破清平等關。擒僞千戶李文質百戶李布編張遁走。復以兵犯江安諸縣。洪追及之。又敗其衆。焚其九寨。獲編張僞鎮撫張壽僞千戶徐官一等。編張乃遁匿溪洞。餘黨散于雲南。

上聞之。遣使勅諭洪曰。南中蠻夷。乍降乍叛。乃其常事。不足深罪。今獲其俘。宜悉編爲軍。如再不服。然後誅之。其所叛境。必以兵威震之。否則終無懼心。逃竄者駐兵索之。毋遺民患。

三月癸卯朔壬子命魏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曹國公李文忠爲左副將軍。宋國公馮勝爲右副將軍。衛國公鄧愈爲左副副將軍。中山侯湯和爲右副副將軍。統諸將較。往山西北平等處備邊。

上御奉天殿諭達等曰。創業之初。君臣同其艱難。及事平之後。豈不欲少與休息。然居安慮危。古人所愼。故嘗命卿等往西北爲防邊之計。旣行朕復思邊守旣定。遠備勞兵。乃召卿等還。今聞胡人窺塞。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九邊之政在洪武爲極密永樂少疎矣

有入寇之意。事不可已。故再命卿等。總率將士。往鎮邊陲。然夷狄豺狼。出沒無常。但保障清野。使來無所得。俟其惰歸。則率銳擊之。必掩羣而獲。卿等老將。臨機制勝之道熟矣。非朕所能遙度。至邊。宜先圖上方略。使朕覽之。達等受命啟行。

秋八月庚午朔丙申

上以大將軍徐達等久出師。遣使賚勑諭之曰。凡賢人君子。不以勤怠異其始終。不以富貴忘其艱難。卿等與朕平定天下。勳業已成。而瑣瑣殘胡。不能盡討。致連年出師。勞民擾衆。孰任其咎。朕姑爲爾言之。今駐師出處。皆有房宇妻妾。身雖在外。實同家居。一也。肥馬輕裘。縱意馳騁。不知下人饑寒之憂。二也。燕樂玩愒。因循苟且。不能謀事。三也。軍士連年暴露。被堅執銳。朝夕不息。意圖決勝。爾又失算。卒無成功。四也。昔田單攻狄。久之不下。問計于魯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即墨時。飲食起居。與士卒同。身先于事。所以獲生而致勝。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卿等皆起布衣。一旦至此。遂忘昔日之艱難。豈不犯仲連之誚哉

卿等宜益懋其功。以副朕懷。

冬十月己巳朔乙未復遣使勅諭大將軍徐達等曰。近聞王保保欲來求和。必非眞意。其步將普賢奴乃兒不花魁的斤等。各將人馬。恐假此來擾我邊境。須多伏精兵。盛爲之備。索其情僞。毋使失計。近術士張鐵冠言子月有戰。卿等未可即還。凡出入塞上。必常如遇敵。非數千騎不可行也。曠漠中如遇敵。當加愼焉。發去所獲當道驢。盧國公之子至。可撫諭而遣之。

閏十一月戊辰朔乙未遣使勅諭大將軍徐達等曰。爾諸將屯軍塞上。爲日頗久。軍中動靜。王保保安得不知。兵法曰。多算勝。少筭不勝。況無筭乎。此確論也。近有自軍中來者。言王保保部下之卒。有盜印詣軍門降者。觀其來意甚篤。然古之智將謀慮深長。有鬼神不測之機。朕竊爲將軍慮之。爾所率步騎。多王保保部屬。當其來降。寔迫事勢。非出誠心。今隨爾往征。其心有不可測。當以誠待之。宜亦以計隄防。今王保保力勢雖微。然多詐謀。必籌之萬全而後動。能不戰而屈之。乃爲上智。爾其勉之。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皇明世法錄卷之十四　終

日本政府圖書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